

# 詩人在南洋： 林景仁《摩達山漫草》、《天池草》探析\*

余美玲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摘要

林景仁（1893-1940），板橋首富林爾嘉的長子，生於台灣，長於中國；日本國籍，娶妻印尼，行跡遍及中國、台灣、南洋、歐洲，最後病逝於滿州國。《摩達山漫草》、《天池草》是林景仁在南洋，特別是印尼棉蘭時所寫的詩集。本論文以這兩本詩集作為研究範疇，從「移動」的觀點切入，考察分析林景仁南洋之行風景心境。全文從當時「南洋熱」的社會氛圍出發，分為：「序曲：重巒疊嶂的新世界」；「啟程：南溟生活初體驗」；「原始自然的天池」；「冒險射利的競技場」；「一段逝去的輝煌歷史」；「天南遺民的角落」等，層層開展詩人的南洋書寫。隨著空間的移動與時間的深化，原本是「圖南」的經商之行，最後成了另一種文化遺民的自我表述。日治時期，不論是台灣或中國的漢詩人，有關印尼的書寫，林景仁是第一人，他的作品饒富鮮明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南洋書寫、林景仁、文化遺民、台灣古典詩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本文寶貴的意見與悉心的指正。

# The Poet in Nanyang:

## An Analysis of Lin Jin-Ren's *Voyage in Brastagi* and *In Lake Toba*

**Yu Mei-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 Abstract

Lin Jin-Ren, the eldest son of Lin Er-Jia – the wealthiest man in Banqiao, was born in Taiwan and grew up in China. He, however, was Japanese in terms of nationality, who was married to an Indonesian wife. In his life, Lin traveled widely throughout China, Taiwan, Nanyang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and finally died in Manchukuo. His *Voyage in Brastagi* (摩達山漫草) and *In Lake Toba* (天池草) are collections of poetry composed while staying in Nanyang, particularly in Kota Medan, Indonesia. Based on these two works of Lin'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probe into Lin's trip in Nanyang – both inwardly and outwardl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Departing from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Nanyang Rush,” this study is divided as follows: “The Prologue – A New World of Crags and Ridges,” “Setting Off – First Experiences in the South Seas,” “Lake Toba – The Primal Nature,” “Playground for the Opportunistic,” “A Golden Time that Has Faded Away,” “A Corner for the Adherent Left in the South Seas” and so on. The poet's Nanyang writing is thus gradually unfolded. With the forge of time and distance traveled, Lin's southward journey, initially a business venture, evolved into an alternative self-discourse by the adherent of a culture long faded. Lin stands as the pioneer of the Han poets engaging in writing Indonesia dur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whose works are of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Nanyang Writing, Lin Jin-Ren, Cultural Adherent,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 詩人在南洋： 林景仁《摩達山漫草》、《天池草》探析

## 一、「移動」的風景

移動是一種關係，是對個人自身、對其他人，以及對世界的定位。小至自身的生活脈絡，從起床開始，到上班工作的地方，搭交通工具，參與社交活動等，身體不停地在移動；而日常的移動過程構成社會，因為一個人不單是自己移動，甚至是跟其他人一起移動。所以，我們的生活世界為我們而動，跟我們一起動，甚至有時違逆我們而動，而任何一種「移動性」，都是社會、文化和政治脈絡的共同參與。<sup>1</sup>

作為主體能動之人，空間的移動突破平面之間的線性關係，而垂直的移動則改變了空間視野的可能性。身體的移動，帶來空間的變異，除代表地理情境上的轉移外，也包括了文化社會環境的反差，更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過程。時間造成質變，對行動者產生影響；同時，時間也對社會的積累、變遷產生重要性。空間移動的現象，具有擺脫現實、向「上」的實踐，暗示著力圖離開現有的滯著與桎梏狀態。因此，從主觀積極的留學仕宦、商務往來，旅行觀光的移動，乃至消極被動地羈旅行役，這些都可以說是移動所帶來的經驗。這種移動性（mobility），承載著意義的負擔，糾結著各種社會的意蘊。<sup>2</sup>

台灣四面環海，從早期的移民渡海來台，到後來台人的東遊、西渡、北行，環繞著空間、時間、政治和權力的展開，台灣人不斷移動、穿梭在中國／台灣／東亞之間。洪以南1907年的日本之旅，以漢詩記錄與新文明相遇的火花；<sup>3</sup>

1 參見Peter Adey（彼得·艾迪）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MOBILITY》（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9）。

2 同上註，頁47。

3 洪致文，〈世紀初台灣漢詩人洪以南之現代文明旅遊足跡〉，「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研討會」論文（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成功大學外國文學系主辦，2010.01.09-10）。

而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等到上海的考察，情感糾葛於舊邦（中國）與新主（日本）之間，作品表達出台灣傳統漢文人對於祖國情懷的追尋與上海經驗；<sup>4</sup>又如台灣傳統文人魏清德的《滿鮮遊記》、《滿鮮吟草》，或者是古典漢文人漢詩創作中的三京（北京、新京、南京）印象，這些作品呈現台人海外活動的樣態的同時，其中對旅行城市的意象分析，更勾勒出台灣人的世界圖景與文化意涵。<sup>5</sup>日治時期，台灣也是日本前進「南支」（福建、廣東等地的華南）及南洋的政治、經濟交通要道與基地，當時在整個社會風潮的鼓勵下，台人紛紛開啟了「圖南」之航，走向南洋新世界。於是「移動」的風景，跟隨旅人的步伐與目光的展開，更加擴大、多元起來。「圖南」，猶如今日的「東協熱」，台人紛紛奔赴南洋這無盡藏的寶庫。

林景仁（1893-1940），板橋首富林爾嘉長子，生於台灣，長於中國，日本國籍，娶妻印尼，死於滿州國。湛深國故，兼擅英文，日文、法文。身為台灣第一家族之後的特殊身分，承繼父親龐大的人際網路，與家族「政商兩棲，義利合一」的經營風格，活動空間來往於台灣、中國之間。爾後，因為娶「南洋華僑第一偉人」張耀軒的女兒張福英為妻，在岳父的龐大社會人脈與熟悉的地緣背景下，林景仁從1914年起，帶著妻子往返於廈門和棉蘭，一方面遊覽，另一方作南洋商務考察。1915年起，開始長時間待在南洋，直到1923年返回中國，期間林景仁活躍於南洋棉蘭、新加坡、台灣與中國之間，完成了《摩達山漫草》、《天池草》兩本詩集。<sup>6</sup>《摩達山漫草》、《天池草》除了書寫南洋的風土民情外，也是他個人在異域心境際遇的抒發，對中國、台灣情感的投射，更涉及當時在南洋地區漢詩人圈的考察。因此，在他的觀看書寫下，讓原本只是到南洋經商的動機，蘊含著多層次、複雜的意涵。日治時期，在台灣或中國的漢詩人中，有關南洋的大量書寫，林景仁可說是第一人，其作品更是饒

4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5 徐淑賢，〈台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中日移動經驗與夾縫地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6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頁11-44。

富鮮明的時代意義。<sup>7</sup>

早期學界對林景仁作品的研究與了解仍十分缺乏，這與他生平遊蹤成謎以及詩作的晦澀難解有關，特別是涉及南洋書寫的部分。<sup>8</sup>近年雖有碩論如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賴侑霞〈林景仁旅遊文學研究——以《林小眉》三草為中心〉等，針對林景仁的生平活動、南洋詩歌有些敘述，但實際內容避重就輕，對林景仁南洋的生活與詩歌的探析，仍十分模糊。<sup>9</sup>其後，林美清有〈台灣古典文學中的放逐書寫：以林爾嘉父子詩作的「原鄉」意象為例〉一文，<sup>10</sup>主要還是以林爾嘉及林景仁的《東寧草》作為探討對象；近日雖有張泉〈板橋林本源家族記事——記高瑞珠、林景仁〉一文，然文中提到林景仁生平，係蒐集他人文章匯聚成篇，「繪聲繪影」，以軼事傳奇的方式表述，這對理解林景仁的生平與詩作，助益不大。<sup>11</sup>筆者長時間關注林景仁的相關議題，曾選注、出版《林景仁集》，透過新發現的林景仁妻子張福英的傳記、<sup>12</sup>日治時期報刊的報導、印尼棉蘭張福英故居的田野調查，以及與林景仁長孫林南星夫婦的接觸，將林景仁的生平遊蹤、南洋詩歌的內容大致勾勒出來。因此，本論文植基於這樣的基礎下，聚焦於林景仁的《摩達山漫草》、《天池草》二詩集，作進一步深入的探析，以「移動」做為開端，藉由身體的移動，跨越原本固著的空間，向外開展不同的視野。本論文分成七個部分論述，包括林景仁到南洋的動機與路線，以及隨著時間開展、空間的深入，情感之流在想像／現實、自然／文明、過去歷史／個人自我間的起伏變化，透過詩歌的分析，呈現

7 康有為於戊戌政變後流亡到南洋，活動範圍以新加坡、檳榔嶼為主，其目的與林景仁截然不同，作品的數量也不如林景仁之多。參見高嘉謙，〈漢詩下南洋——馬華漢詩的風土與疆界〉，高嘉謙、鄭毓瑜主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5.01），頁326-345。

8 如楊雲萍、舒州月、胥端甫、陳漢光、毛一波等人，或泛論其生平，或節錄其詩作，但對林景仁在南洋的事蹟與作品仍乏論述。分見《臺灣風土》181期（1954.07）；《臺灣風物》22卷3期（1972.9）；《臺灣風物》22卷4期（1972.12）。

9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賴侑霞，〈林景仁旅遊文學研究——以《林小眉》三草為中心〉（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12）。

10 林美清，〈台灣古典文學中的放逐書寫：以林爾嘉父子詩作的「原鄉」意象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卷2期（2014.10），頁255-293。

11 張泉，〈板橋林本源家族記事——記高瑞珠、林景仁〉，《傳記文學》645期（2016.02），頁15-31。

12 Queen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1)。

詩人豐富多元的南洋生活與內在心靈圖像。

## 二、「圖南」：雄飛於赤道之南

沈雷漁在《蘇門答臘一瞥》序文曾說道，南洋是「一塊捉摸不定的地方」，指出了「南洋」在地理學上所顯現的曖昧與不精確性。<sup>13</sup>「南洋」作為一個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在歷史傳承、交通技術、文化傳播等因素影響下，它的意涵不斷擴充，所以才會有後來研究者所稱：「一個南洋，各自界說」的表述。<sup>14</sup>從最早泛指中國境內南部沿海地區及其岸外海域，到晚清民初狹義的南洋——馬來半島與馬來群島之部分。「南洋」地理範圍不斷擴大：北自印度支那半島與馬來半島起，南迄澳洲及新西蘭止，中包太平洋上馬來群島內外之無數島嶼，皆是南洋的範圍。<sup>15</sup>儘管如此，南洋的富饒和未開發，在殖民帝國經濟開發的視域下，直到20世紀初，英國佔有緬甸、馬來亞、沙勞越、沙巴、汶來；法國佔有越南、老撾、柬埔寨，建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荷蘭佔有印度尼西亞群島，建立荷屬東印度；葡萄牙佔有東帝汶，美國取代西班牙，佔有菲律賓群島。至於日本帝國的「南洋」概念自19世紀中葉開始發展，也隨著不同統治時期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發展而有變化。<sup>16</sup>從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岩倉具視使節團到國外考察後，使節團向政府提交報告，展開日人對南支南洋發展策略的關注。日治時期，台灣是日本前進「南支」（福建、廣東等地的華南）及南洋的政治、經濟交通要道與基地，南洋成為台人「圖南」的新世界。研究者指出，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時期（1896年6月-10月），即視台灣、華南、東南為一體，做為經營之目標。此項政策在次任的兒玉源太郎總督（1898-1906）和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表現更為明確和具體化。<sup>17</sup>後藤新平發表「南

13 沈雷漁，《蘇門答臘一瞥》（中國南京：正中書局，1936）。

14 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30期（2006.06），頁113-123。

15 趙正平，〈南洋的定義〉，《中國與台灣》1期（1918.03），頁6-8；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5.07），頁53。

16 從一開始的南洋歸屬大洋洲（包括今東南亞的如菲律賓、印尼的島嶼，不包括今東南亞的大陸），到20世紀初歸屬亞洲的東南亞半島的陸地，南洋包括現今大洋洲和亞洲。高嘉勳，《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16.01），頁9-10。

17 卞鳳奎，《日據時期台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中國合肥：黃山書社，2006.05），頁26。

支南洋發展策」，提及日本據台之初即已策劃南進政策，開發南洋，其間還曾託本島茶商實地調查研究。日德開戰，在驅逐德人勢力以後，本島人的南洋熱更加高漲，強調「邦人欲養成南洋發展男子，須精英語及土人語」。<sup>18</sup> 中村孝志《日本の南方関與と台灣》，該書將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裡，台灣和「華南和南洋」之間的關係，分為四個時期。其中第一期自日本領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的搖籃期（1895-1914）；第二期為日本大正南進期（1916-1923），第三期南進政策（1924-1936），第四期1938年左右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sup>19</sup> 所以，官方報紙如《臺灣日日新報》陸續刊載「設圖南會」、「南洋協會」的消息，介紹南洋物產、風俗、遊記、中學生南洋修業旅行、南洋風景照片，甚至馬來語講習班的廣告等。<sup>20</sup> 李逸濤曾發表〈新嘉坡風俗誌〉，介紹當地的「會黨」、「折獄」、「生兒」、「書院」、「娶妻」、「志在鼎新」（談斷髮）等；<sup>21</sup> 盧贛章也有〈星洲風土記〉，<sup>22</sup> 其中1918年磐石生發表的〈南行隨筆〉一文可作為此中代表：

南洋發展，此語如潮斯湧，幾如一瀉千里，不可遏止。故政府或組織南洋觀光團，或講演南洋政策，或補助航路，以促內地人或本島人南進為主義，誠可為邦家之一大慶事也。……其天惠充實之原野，有如無盡藏之寶庫，即通商貿易農牧採礦採貝漁業等，皆為有望事業，是以資本家、事業家、有先覺者，無不蹴破南溟萬里之波濤，而展其鵬翼，以雄飛於赤道之南矣。<sup>23</sup>

〈南行隨筆〉作者於1918年5月13日由台北出發，同年7月7日返台。50餘

18 後藤新平，〈南支南洋發展策〉，《臺灣日日新報》，1916.04.20，4版。

19 同註16，頁18-35。

20 如武兒，〈馬來見物記〉，談「七日間の流刑」、「星坡の日支人」、「馬來人の生活」、「新嘉坡の市街」，《臺灣日日新報》，1915.12.31，5版；後藤新平，〈南支南洋發展策〉，1916.04.20，6版；「暹羅風景／盤谷市街」，1918.08.01，6版；「暹羅風景／盤谷宮城」，1918.08.04，5版；高商旅行團荒木生，「南洋物語」（上）（中）（下），1921.04.21-23，4版等。本文所引之《臺灣日日新報》資料，查詢於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

21 李逸濤，〈新嘉坡風俗誌〉，《臺灣日日新報》，1899.05.31，4版。

22 盧贛章，〈星洲風土記〉，《臺灣日日新報》，1902.05.21，4版。

23 磐石生，〈南行隨筆〉，《臺灣日日新報》，1918.07.16，5版。

天的行程，參訪地區除中途船泊停靠港口外，包括爪哇的加撈吧、三寶壟、泗里末（泗水）等三大都市，多以「支那」人的為主的商業團體。該文還提到「渡南洋」，發展者必要的門徑：「第一須有資本，第二要漢文素養，第三要忍耐力及介紹人。」報刊上各種調查南洋諸島地理歷史、風土產業的新聞，時有所見。商業學校除以台灣、華南、南洋經濟事情、殖民地法制、熱帶衛生學等作為教學內容外，還教授馬來語、英語、荷蘭語、台灣語、大陸語等課程，以作為「圖南」之利器，<sup>24</sup>而學生則在畢業後立即派遣至華南和南洋等地就任，學以致用。當時台灣銀行副總經理柳生一義曾對華南、南洋的地理、文化、產業、住民、習慣等，進行各種調查，調查書多達358件，是諸多調查報告書中質量最佳者。總之，大正年間開始實施南進政策後，總督府積極在華南地區和東南亞各國，進行各項企業的進出和移民事業的推展上，投入巨額的設施補助費及人力。<sup>25</sup>這種「圖南」風潮，也可以從時人相關詩作中窺其一斑，如劉篁村〈送磐石硯兄之南洋即步瑤韻〉云：「寶庫天南無盡藏」，<sup>26</sup>楊爾材〈送一瀨社友到泰國〉：「輪君今有圖南志，扶搖萬里奮鵬程」<sup>27</sup>；黃茂笙〈南游吟艸將之南洋有作〉：「寂寞天南久索居，每從灰燼建秦餘。」<sup>28</sup>詩歌的內容，無不展現他們「圖南」、乘風破浪的氣魄；而1911年赴馬尼拉擔任《公理報》記者的謝汝銓，他的〈渡岷雜詠〉十四首詩、〈遊岷里刺紀略〉一文，描述他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的政經、風土民情與地理位置的觀察。<sup>29</sup>

南洋物產豐富，市場活躍，華人在經濟上具較高的地位。中國從清末起，也開始關注南洋情勢，意識到利用南洋華僑的力量，可以振興中國經濟、抗衡洋人。於是大量結集出版的南洋旅行書寫，包括回憶記錄，調查報告、日記或筆記，學術機構、媒體報章、出版社團與個體書寫的結合，引起社會對南洋的

24 〈設圖南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03.06，6版；〈馬來語講習將開〉，《臺灣日日新報》，1922.04.02，6版。

25 陳豔云，〈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對東南亞日僑的調查——以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為中心〉，《東南亞研究》2009年4期，頁58-67。

26 「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18.05.15，6版。

27 楊爾材，《近樽吟草》（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05），頁30-31。

28 「南瀛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24.03.27，3版。

29 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1912.06.04，6版；文分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13.01.03，4版、1913.01.05-01.15，6版。

關注與好奇。<sup>30</sup> 研究者指出民國時期有關南洋的研究和專門著述，廣涉史地人文、經濟政治、自然科學，至少262本。<sup>31</sup> 例如1915年，林有壬費時4年，走遍南洋百餘商埠，他根據自己在南洋（馬來西亞、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島等地）的見聞，記錄海外華僑的生活狀況與處境，出版《南洋實地調查錄》，<sup>32</sup> 施士洁〈林有壬「南洋實錄」題後〉詩云：「打破天荒成信史，銘勛不律是奇男！」<sup>33</sup> 大大稱許這種南洋之行的壯圖與行跡。其他又如《南行日記》（吳廣霽，1881）、《曹少將南洋遊覽記》（曹鼎鍾，1914）、《南洋旅行記》（侯鴻鑑，1920）、《南洋見聞錄》（傅紹曾，1923）、《南洋三月遊記》（鄭子健，1933）、《蘇門答臘一瞥》（沈雷漁，1936）、《南洋遊記》（徐仁航，1938）等的出版，大大增加時人對於南洋的認知。南洋不論通商貿易農牧、採礦採貝漁業等，處處皆充滿利機，是冒險者的聚富的天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經濟救國、政治救國的重要戰場。<sup>34</sup> 時代的推進，人們跟著在時間中一起移動，連結起社會與文化的集體情感，而人們也在移動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林景仁《天池草》序文：「南溟，利藪也」，他之所以到南洋，正是在這股「南洋熱」的社會風潮下，背負著家族事業的使命，開拓他南洋的事業版圖。林景仁於1915年秋正式啟程赴南洋，<sup>35</sup> 他刻意以《莊子》書中的大鵬鳥自許，只有如鵬鳥般向上奮躍，扶搖直上，才能蹴破萬里波濤，開展出不同的空間視野。

### 三、序曲：「重巒疊嶂」的新世界

對於一個遠在天南、陌生的蠻方異地，詩人帶著何種想像，書寫他內心既期待又好奇的心情？《摩達山漫草》序文，可說是進入詩人這趟「奇幻」之旅

30 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頁55-93。

31 顏敏，〈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1912-1949）〉，《東南亞研究》2011年1期，頁90-94。

32 林有壬，《南洋實地調查錄》（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鄭孝胥題寫書名，江亢虎、林輅存作序。

33 施士洁，《後蘇龔合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09），頁269。

34 見夏菁，〈欲望與思考之旅——中國現代作家的南洋與英美遊記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05）、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二書有詳細討論。

35 余美玲選注，〈導言〉，《林景仁集》，頁11-44。

的序曲。篇幅不長的序文，從內容與形式上傳達出兩個特點，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刻畫新奇，用典繁密；二是大量使用古文奇字。在詩人蓄意經營下，這兩者不僅造成閱讀時的「隔」，也塑造出一個被時間遺忘、被文明隔絕的地理空間，形成一種閱讀時的詭趣。讀者若想進入這個「新世界」，必先跨越這道文字的「重巒疊嶂」。《摩達山漫草》序開首云：<sup>36</sup>

夫赤縣之表，丹徼之中，宅真棲聖，插漢隱天；孫綽之賦所未收，謝朓之吟所不及，蓋不知淪蕪凡幾處矣，若摩達山者，即其一也。

序文一開始就指出，摩達山位處天南邊陲，遠在中國疆域之外，乃典籍文獻所罕載，這正是詩人即將前往、冒險的地方。「宅真棲聖」，是《莊子》的典故，意在凸顯這偏遠、未經人為開發之域，至今仍保有它原始自然的本真。文中選擇了魏晉時期喜愛放游山水、求仙訪道的人物——孫綽與謝朓——兩位史上善於模山範水的文章之士，都未曾到過這個絕域，藉以引起人們對此異域的好奇與無限想像，進一步想揭其面紗，窺個究竟。序文接著從地理位置、氣候、物產、傳說進行具體的描繪：

山之陽護棉州首都，其背拊巴東諸部，夢雨多靈，輝雲善幻，林邑之鳥，唯見結遼；波斯之蛇，無非活縛。椰飛獅子之頭，棕散天魔之髻，囚祈連之禪王，哭凶奴之長老，蓋正以羸暑門於偉舊，狃天池於詭趣也。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3）

摩達山的地理位置在棉蘭之南，護衛著巴東（Padang）諸城；<sup>37</sup> 細雨迷濛，四時常夏的濕熱，常讓人陷入虛無的神靈夢幻之境；稀有的怪禽巨蛇、珍奇異物，椰子與人頭的神秘傳說，葉形如散髮天魔的棕櫚樹，充滿詭譎想像，這個異域曾是中國的藩屬。詩人發下豪語說要紹繼漢時經營西域邊關的英雄，到這

36 林景仁撰，《摩達山漫草》，高志彬編，《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頁3。本文所引林景仁詩，以龍文出版社印行，「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林小眉三草》為主。以下引文出自此書皆於引文後標註書名及頁碼。

37 巴東（Padang），印尼蘇門答臘省首府及該省的最大城市，位於該省西海岸。

殊方異域開拓偉業。文中的「羸」、「犴」，是他奔騰競凌的自信與雄心壯志的自我宣示。全文從具體形象的描寫到感官的接觸，想像力馳騁在現實／虛幻、歷史／詩歌之間，充滿魔幻的魅力。序文接著把視角拉回到詩人自身，指出寫作的時間與遊覽的感受：

丁巳秋，偶泛鄭和之舟，遂躡客兒之屐，冶城遐想，非復人間；蘇門清嘯，儼通帝坐；桐冠芒屨，且作世外孤裝；雷筍煙菴，大有舊鄉風味。斯豈庚桑之畏壘，太白之敬亭廡。嗟嗟世事，方多蠻觸爭狂，生當為江山死，雖漫遊之記，誰侔子偉雄奇；而發登臨之篇，頗效宗炳吟詠，遑暑四旬，得詩一束，貽寄社友，藉視游蹤。若夫胡笳羌笛，無當雅聲；唾火吞刀，終成旁道，則結習未刪，荒謬不免，抵昌谷於溷神，呼太沖為傖父可耳！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3-4）

丁巳，1917年，是詩集完成的時間。詩人一身輕裝，來到南洋，遊山玩水之際，深感時局紛亂多爭，而摩達山像人間仙境，宛如置身《莊子》書中的「帝鄉」。序文標榜，他要超越兩位酷愛遊山玩水的古人——張子偉（張禕）、<sup>38</sup>畫家宗炳，他要刻畫蠻鄉的光怪陸離、奇風異俗，以便呈現給世人。

序文內容除展現新異外，在寫作形式上也刻意爭奇，全篇注重對偶聲律，四、六句型相間，婉轉相騰，古文、異體字串流其中，不斷造成閱讀上的陌生化與衝擊，讓人有直面遠古洪荒世界。茲將其中的古文、異體字羅列對照如下：

「峯」（赤）、「窀」（宅）、「畎」（聖）、「滅」（漢）、「昏」（隱）、「譙」（天）、「賤」（賦）、「吟」（吟）、「矧」（知）、「緹」（都）、「彪」（諸）、「部」（部）、「宋」（雨）、「霧」（靈）、「芻」（輝）、「善」（善）、「孛」（子）、「散」（散）、「函」（老）、「疋」（正）、「穉」（秋）、「穌」（和）、「裝」（裝）、「鬪」

38 張子偉，著有〈山水漫遊記〉，見陸友仁，《研北雜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上，張禕之故實。

(雷)、「箏」(筍)、「叟」(事)、「捩」(方)、「畜」(當)、「諳」(記)、「戮」(登)、「臨」(臨)、「尋」(得)、「詛」(詩)、「禡」(社)、「爻」(友)、「遂」(笛)、「疋」(雅)、「豐」(神)。

短短不到300字的序文，古文奇字如此頻繁地穿插於字裡行間，顯得一點都不平易近人。這肯定是詩人的刻意安排，企圖藉由這些遠古的「原始」文字，造成一種距離上的扞格，凸顯摩達山與文明世界阻隔的時間與空間感。

作為開場的《摩達山漫草》序文，詩人利用典故與層層古文奇字的障礙，編織一幅與世隔絕的南溟炎方想像圖，它企圖傳遞出一個訊息：詩人我是《莊子》書中那隻大鵬，即將展翅飛往神祕的南溟天池。帶著家族的期許，我要去開拓一番偉業；而渾屯未開的南溟，像《莊子》所描述的，是個「宅真棲聖」之地，也是詩人亟欲尋求的自我精神世界，一個可以逍遙自適的空間。

#### 四、啟程：南溟生活初體驗

林景仁如何去蘇門答臘？搭船是當時最常見的交通工具。19世紀末20世紀初，海上交通往來已十分頻繁，但從廈門要往南洋，仍需耗費相當時日。若以沈雷漁1935年出版的《蘇門答臘一瞥》所記，棉蘭在當時已是世界交通的匯聚之地，透過海、空路皆可到抵達棉蘭。<sup>39</sup>以海路為例，從中國到蘇島，或採間接方式，先搭船到新加坡，再換船到蘇島；或者直接從福建廈門或廣東汕頭出發，抵達蘇島。有了當時交通背景的理解，再參照《天池草》中行旅南洋諸詩，<sup>40</sup>約略可勾勒出林景仁前往棉蘭的路線，尋索他行旅的心情與生活體驗。大抵林景仁從廈門出發，一路往南，航程如下：

廈門——廣州／汕頭——在香港停留——經七洲洋——斐律賓／曼尼拉停留——抵新加坡——轉往日里港（棉蘭）

隨著船隻的遠行，逐漸遠離詩人熟悉的文化空間，〈九龍渡口〉：「回望

39 沈雷漁，《蘇門答臘一瞥》（中國上海：正中書局，1935），頁66-72。

40 如：〈廣州〉、〈舟次汕頭謝友人餉蟹〉、〈九龍渡口〉、〈香江呈陳省三前輩〉、〈七洲洋舟中示志寬七弟〉、〈戊午（1918）十一月十日泊舟斐島〉、〈曼尼拉客舍〉、〈斐島曉發別僑友〉、〈贈桂東原總領事兼以識別〉、〈過麻六甲海峽〉、〈日里港〉。林景仁撰，《天池草》，高志彬編，《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頁115-120、165。以下引文出自此書皆於引文後標註書名及頁碼。

香江火，疏星萬點流。秋河明大地，孤夢接滄洲。湘魄無蘭佩，蒙莊有芥舟。此心悲六鑿，何日學天游。」面對即將投入的不可知的未來，心境如行吟澤畔的屈原，不同的是詩人置身於無垠、浮動的海洋。高潮迭起的海洋對感官的衝擊，比想像中還要來得驚險、不可捉摸。行經七洲洋（今西沙群島），便開始感受到周圍氣溫鮮明的變化，〈七洲洋舟中示志寬七弟〉：

龍愁鯨吼海天昏，遷客難招白日魂。萬里火雲封百粵，千年黑水界中原。張榮誰獻修船策，徐衍空憐負石冤。一掬崖山亡國淚，舵樓淒絕趙王孫。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20）

波濤作電，鯨吼如雷，是詩人對七洲洋的印象。炎熱的氣候與千年不變的大洋，明顯區隔了中原／南洋，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與國度。地盡南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窮途末路的南宋君臣們，在厓山海戰時殉國的悲愴；茫茫大海，一葉孤舟，開始撩起陣陣鄉愁。當船駛經斐島（今菲律賓）時——這個在1565年被西班牙人從中國海商手裡奪走貿易主導權的海島，19世紀末期已是美國殖民地。林景仁在此作短暫停泊，拜訪菲島總領事桂埴，以及當地華僑與同鄉。<sup>41</sup>〈曼尼拉客舍〉：「輪蹄塵裡此停蹤，來往行人重九譯」、〈戊午十一月十日泊舟斐島〉：「毒暑驕殘臘，炎塵避曉暎。」不同的語言，劇熱的高溫，提醒他已真正跨越邊界，踏入異域的事實。而通關時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讓他體會到身為黃種人的悲哀。昔日中國的藩屬，如今已是西人的殖民地。船隻繼續南行往炎方瘴海行駛，途中假道新加坡，通過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的麻六甲海峽，〈過麻六甲海峽〉：「天塹憑古今，函谷一丸守。」麻六甲海峽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重要通道，控扼歐亞非的航運咽喉，船行過了麻六甲海峽，最後才抵達目的地棉蘭。

棉蘭（Medan），位於蘇門答臘島上東北，雖僻處海隅，但17世紀以來即是貿易、航海、交通史的交匯處，是荷領東印度群島中第三大埠，也是蘇東

41 桂埴，即桂東原，1917-1919年擔任菲律賓總領事。林景仁有〈桂東原總領事兼以識別〉、〈曼尼拉客舍〉、〈鄉人招飲東方俱樂部〉、〈斐島曉發別僑友〉等詩。見《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15-117。

海岸的第一大都會，蘇島的政治經濟中心。當時蘇門答臘准許登岸的海口有九處，其中較靠近棉蘭的有 Belawan和Pangkalan Brandan，即林景仁〈山莊雨後望不老灣火水山兩港寄蘊叟并示眉生〉詩題中的「不老灣」、「火水山」兩個海港。不老灣是日里河的海口，全稱叫「不老灣日里」（Belawan-Deli），是著名的海港。張煜南《辨正瀛寰志略》記載了當時港口的繁華：

聞德里河出蘇門答刺島中大山，東北流至德里城（文下註：德里近人或譯為日里）之西北入海，海口有巴拉溫島，分河為二，西支水獨深，輪船便於停泊，其地為荷蘭所轄，寄寓多華民，故德里商務極盛。<sup>42</sup>

棉蘭在行政區域上屬日里州，荷蘭行政中心所在地，人口約四百餘萬，華僑二十餘萬。不老灣規模宏大，可泊四千噸大船，由港口乘車到棉蘭市區約一小時，熙攘的外來者，就從日里進入棉蘭。當時由廈門、汕頭出口的「豬仔」（華工），多數行銷至此。<sup>43</sup> 林景仁〈日里港〉是寫他進入棉蘭後的視覺初印象：

巴舩粵榜簇苔磯，殘臘南天尚葛衣。繞舍潮痕孤市濕，連天秋色遠山肥。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20）

「巴舩粵榜」，指出港口繁忙的景象，進出港口的船舶多屬華人，尤其是粵籍；「簇」，點出空間的壓迫感；「孤市濕」，則傳達了身體感官困處濕熱異域的無力感，引發他遙遠的鄉愁。詩人另有詩描述他從高處眺望這個港口的經驗，〈山莊雨後望不老灣火水山兩港寄蘊叟并示眉生〉云：

涼意幽初霽，淡靄明佳夕。斷岫尚棲煙，怒湍正激石。分泥上巘岵，攀蘿俛空隙。延睽入孤清，蕩心作眩碧。芙蓉展雙鏡，翡翠落重壁。氣蒸

42 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中國梅州：張洪鈞伉儷影印再版本，2005），卷二，「準錫里即德里」條。

43 參見林有壬，《南洋實地調查錄》，頁256-257。

羽民城，波渺鷓毛舫。故山一何遙，火雲為之隔。誤拋徐陰巢，悔著阮孚屐。感茲秋氣生，忽覺離念劇。下坡偶回首，歸林有濕翮。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0）

全詩寫高處遠眺，清涼快適取代原先的擁擠與濕熱，不論是視野或是身心的感受，熱氣蒸騰的城市早已遠離。拉開距離後的港口，頓時產生美感，船隻幻化為煙波上的禽鳥，載沉載浮。不過詩語中的「羽民城」、「火雲」，仍不時提醒著詩人當下身處諸蠻、炎荒甌脫的事實，也讓他特別懷念故鄉鼓浪嶼的舒適。

不同於一般行旅南洋、來去匆匆的過客，林景仁因岳父在Bandar Baroe有一個清幽舒適的別業——恆心園，讓他可以在此長久停留。別業被高聳挺立的山勢簇擁，阻隔了炎暑的煩躁，有如炎荒中的清涼世界，張福英形容這個別業是個如詩如畫的居所，它激發林景仁的詩思如泉湧。<sup>44</sup>〈題外舅張耀軒先生摩達山別業〉一詩描寫他在此地的愜意生活，詩中以誇大的手法形容他鬱勃盤空、直達霄漢的詩情，「蠻花善紅不禁羞，怪禽驚客叫鉤輻」，南荒特殊風物刺激感官與想像力，被束縛的身體得到釋放，加上有詩侶相伴，思緒更加縹緲，這是他與妻子最美好的時光。張福英也在此寫下了生平第一首古典詩〈玫瑰〉。另〈讀書山中示內〉也是寫此地的閒情逸致生活，〈許蘊叟偕眉生仲氏上山見訪〉之二，提到此地特殊風物與氣候，所帶給他截然不同的詩思與感受。其它：〈由山莊步至硫磺洞〉、〈山中曉起〉、〈題崖石〉、〈山泉次內子韻〉、〈古洞〉、〈東峰〉、〈曉巖〉、〈清溪〉、〈秋夕〉等，<sup>45</sup>如一幅幅的風景畫，都是清新優美的熱帶自然詩篇。然而一入夜，白天輕鬆的閒適感消失，黑夜讓蠻荒再度現形，具體的神秘，神經緊繃，讓人心跳加劇。〈山莊晚眺〉：「冷煙秋濕腥蛇市，黑月宵深泣虎俚」（《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8）、〈山中晦夜〉：「幽舍鐙光小，吟情酒椀豪。鴉聲千樹惡，虎氣一峰高。月黑秋如鬼，風飛夢不牢。披衣起長嘯，驚躍幻人刀。」（《天

44 Queen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p.127.

45 以上諸詩皆見於《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27、55、57、70、71、72。

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79）「黑月」、「月黑」，黑暗世界的籠罩，孤獨的小屋，一燈如豆；「腥蛇」、「鴉聲」、「虎氣」，來自幽暗深林，始終躍動著一股神秘危險的力量，那是真正原始的自然。

對林景仁言，這段山中歲月是他在南洋生活經驗中少有的輕快步履，張福英的回憶錄描述，這是個悠閒自在的快樂時光。〈偶成〉：「長日如少年，悄境入太古。坐深水共忘，思斷雲能補。漆園知魚樂，公冶通鳥語。蛻心百骸餘，馭神萬化祖。」這裡擺脫了俗世生活的牢籠，不同存在的個體共振交感，連時間都靜止，呈現永恆性的滿足，比平靜更完美的人間淨土，一個「宅真棲聖」的南溟天池，亂世中的桃花源。這也是人在移動過程中，心靈、身體與世界密切合作的一種狀態，三者一起對話，創造出和弦的音符。

## 五、原始自然的「天池」

熱帶地區的土人、原始風俗、植物，往往是來南洋的人們書寫聚焦的對象，林景仁也不例外。從詩歌考察，林景仁活動的範圍多在棉蘭，因此，所見聞接觸到的土著主要是Karo Batak，或者更往南多巴湖邊的Toba Batak。<sup>46</sup> 據《荷屬東印度概覽》所載，Batak這個種族個性強悍，不易接近，稍不適意即動武。<sup>47</sup> 《南洋實地調查錄》：「無畏敵媚外之劣根性」，「體格碩建，肩廣臂多肌肉，頭骨形長圓，目長而黑皮膚，或為暗棕色，或為淡黃色，屢與荷人抗。」<sup>48</sup> 該書描述Batak外貌形狀的特徵，讓我們對這個蘇門答臘島土著的背景有一粗略的印象。林景仁《摩達山漫草》詩集中的〈摩達山〉、〈摩達山下即事〉、〈觀摩達古籍〉、〈摩達廢塚行〉、〈摩達廟〉、〈訪摩達酋長〉諸作，都是描寫「摩達山」當地土著Batak族的生活、風俗、信仰與文字。「摩達山」即Brastagi，是林景仁另一首詩題的「勿拉士答宜埠」，當地人也稱之

46 印尼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至少有100個以上的民族。以蘇門答臘島言，52個民族中最主要的為亞齊族（Acehnese）、巴塔克人（Batak）、米南加保族（Minangkabau）和馬來人。巴塔克人（Batak），是居住在蘇門答臘中北部肥沃峽谷高地的龐大種族，以多巴湖（Lake Toba）為中心的火山高地。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島語系——蘇門達臘語支諸民族〉，《原教界》27期（2009.06），頁80-89。

47 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星加坡：南洋報社，1939），頁24-25。

48 林有壬，《南洋實地調查錄》，頁259。

「馬達山」，是個位於棉蘭南部大約68公里處加羅高地（Karo Highlands）上的山城，<sup>49</sup>住在此地的土著就是Batak——摩達族。〈摩達山〉由三首五言古詩構成，第一首以擬人手法，描寫不受文明污染的摩達山以及對此山的遐想：

五嶽分中原，割據互雄猜。此山羞與伍，逃作南方魁。洪荒幾萬載，含德如未孩。焚刊不到處，終古闕炎埃。靈氣積難舒，奇光掩莫開。鬱鬱不自見，空負偉異才。時作風雷吼，似訴沈淪哀。吾家有玉山，墜落亦蒿萊。一萬三千丈，東顧腸九迴。欲效沈炯表，上奏通天臺。乞得誇娥力，並措禹域來。雙峰遞主賓，朝暮相追陪。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21）

雄偉奇異的摩達山，因不屑與人爭鋒，奔逃到南方之域。此山具獨特本真與靈秀氣質，暖暖內含光，鬱積之氣遂化作怒火風雷，訴說它不甘棲身炎暑蠻荒之地的委屈。詩人從此山的身世聯想到台灣的玉山，玉山是神話傳說中須彌山上的水晶宮，曾是詩人的故鄉，如今已蒙塵淪為殖民地。山是人，人是山，摩達山、玉山、詩人，三者合而為一，有著相同的背景與命運，他寄情詩歌的想像，希望上天助以神力，乾坤大挪移，讓兩山可以陪伴在側，長相左右。〈摩達山〉之二描寫當地的土著：

南蠻多古族，其源出軒轅。未識晉魏年，自成朱陳村。鑿井與耕田，寧知帝力尊。惜哉為治者，大傷天地根。鞭笞藉示威，餅餌假市恩。機詐迫而生，淳悶蕩無存。<sup>50</sup>

詩人考察摩達山土著的歷史，認為這個「南蠻」係源自於中國西南邊境的玃狁族，即南平僚的後代。據杜佑《通典》「邊防三·南平蠻」云，南平僚首領姓朱，<sup>51</sup>故詩云「自成朱陳村」。摩達山土著與中國西南民族同源，史載唐貞觀

49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頁64。

50 同註49，頁47。

51 杜佑，《通典》載：「其王姓朱氏，號為劍荔王。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見杜佑，「南平蠻」，〈邊防三〉，《通典》卷187（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88.12）。

三年（629）時曾遣使朝見唐王朝。土著以群居方式定居於村落中，賴種植水稻與栽培蔬菜為生，居處與外界隔離，生活有如桃花源般，美好和諧。由於土著本性淳樸天真，詩人觀察到外來殖民者的威脅利誘，將使這些土著很快喪失原本的淳樸，令詩人感到隱憂。〈摩達山下即事〉之一、三描述當地土著：

一瓊村醪特地香，豆棚瓜架坐新涼。勸君飽喫桄榔麩，聽話唐時劍荔王。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8）

生疑眼顯幻天魔，齟齬愁眉作態多。斜日紅裙飛狔獠，茶香開遍豔情歌。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9）

第一首描寫當地生活風貌，豆棚瓜架，列坐閒談，佐以南洋夢幻之酒——椰花酒、桄榔麵。<sup>52</sup> 自然原始的南洋風味，悠長綿遠的時光，讓詩思聯繫到遠古南平蠻的時代。其二，寫土著女子風情，齟齬風俗，迷離的眼神，愁眉作態，風情撩人；「紅」是熱情也是愛的象徵，摻雜著「飛頭獠」的神秘傳說，<sup>53</sup> 浪漫又危險，與悠悠聲歌交錯成原始野性的魅惑。〈勿拉士答宜埠觀市〉，也透露出這種原始質樸的「蠻」氣：

瘦日荒荒匿潤津，煙蕪遼廓莽無垠。一聲乾笑鶻嗤客，數點寧光狔睨人。鰲面敗墟多鬼趣，紅裳枯柵作幽春。豚羹竹飯皆奇味，饒爾榛狽太古民。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4）

詩歌描寫整個市集的氛圍：蕭條冷落，日光黯淡。簡陋的村居，樸野黝黑的土著，陰森但不恐怖；「紅」裳女人，再次抓住詩人的目光，倚欄而立，如被遺忘的春天。詩人這個「文明」的外來者，闖入「鶻」與「狔」的飛禽走獸世界，因太過突兀，此刻反而成為被「凝視」的焦點。「勿拉士答宜」

52 詩人雖沒指出是哪一種酒，不過最能代表當地飲品的莫過於南洋夢幻之酒——「椰花酒」，由椰樹上花穗成熟後所醞釀的酒液。「桄榔」（*Arenga pinnata*），蘇門答臘鄉間最常看到的植物，花序割傷後流出汁液可熬煮製糖，髓心可提取食用澱粉製成桄榔粉。

53 「飛狔獠」即「飛頭獠」，指頭飛離身體獨立行動的傳說。（宋）李昉等編，「飛頭獠」，〈蠻夷三〉，《太平廣記》卷90（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61.09）。

(Brastagi)，本意是「米店」的意思，該地物產豐富，故詩人說「饒耳獠狂太古民」，是對當地居民生活整體印象的刻劃。相關的書寫，亦散見於零星敘述中，如：「怪俗多胸結，殊妝半面髻」，<sup>54</sup> 土著裝扮，文身髻面，裹著簡單的「衣服」，如《山海經》裡的結胸國民；「伏地野苗祈石罍，窺籬毛女搗漚榔」，描寫土著搗牛榔木，製作餅餌的原始生活樣態。<sup>55</sup> 〈伽曼耶裔觀摩達土人賽會寄蘊叟〉，展現當地土著的奇風異俗，這些習俗對詩人而言，除令人瞠目結舌外，實談不上文明。〈訪摩達酋長〉，描繪土著酋長穿著，冠羽衣毛，穴居野處，如上古之人，讓人大開眼界。〈酋長草殿〉，刻畫土著傳統馬鞍形的高腳屋建築：

莽莽白登壘，沈沈大楚宮。金輪雌甲子，左纛老英雄。羅剎風皆黑，龍華劫不紅。欲編荒外史，赤雅愧難工。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6)

「白登」，原是漢高祖受困匈奴之地，此用來指稱土著；「壘」是當地欄杆式的高腳船型建築，即南洋的高腳屋(long house)；<sup>56</sup> 「大楚」，再次指陳這是南方蠻夷，因是酋長所居，故云「大楚宮」；「莽莽」、「沉沉」，則呈現它材質的沉重與空間的深邃。此種家屋從使用功能看可分三部分：第一部份圈養家畜，第二部份做為住屋。林景仁的另一首詩：「巢居探鷺殼，隘寓旁雞埒」，<sup>57</sup> 正好也印證這種上面住人，下面豢養豬羊家禽，狹隘的屋舍空間。第三部份為屋頂，是供奉祖靈居住的空間。該族常過著數代群居的生活，草屋飾以各種旗幟，「金輪雌甲子」，就是指Batak族同一家族多個家庭同住一屋的

54 〈壽外舅耀軒張公五十韻〉，《摩達山漫草》，頁39。

55 〈山莊晚眺〉，《摩達山漫草》。搗漚榔的製作過程，參見楊庭碩，〈釋「漚榔」——對古苗瑶民族生態智慧的再認識〉，《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4卷1期(2003.03)，頁70-75。

56 明代馬歡《瀛涯勝覽》「蘇門答刺」條載：「其屋如樓，高不鋪板，但用椰子、檳榔二木，批成片條，以藤扎縛，再鋪籐罩高八尺，人居其上，高處亦鋪圍柵。」今考察現存Batak族的傳統住宅以及相關研究文獻，該族家屋係木造建築，木柱築基成四方形結構，屋頂由此結構升起，屋脊成弧形，兩端向上高聳成馬鞍形。可參見黃蘭翔，〈蘇門答臘島上的Batak族與Minangkabau族之民族建築〉(台北：中央研究院，1999.08)。

57 同註54，頁39-40。

情形。<sup>58</sup> 詩末最後指出該族崇尚黑色，即使時移世異，其生活方式恐難改易。從詩人的角度觀察，這些奇風異俗，文獻史籍難有完整詳細的記錄。Batak族是泛靈信仰，宗教充滿迷信的神秘色彩，〈摩達廟〉：

天帝殺黑龍，若敖鬼已餒。齋戒而亡梁，此豈釋迦罪。  
異香裊雲檻，怪彩照紺宇。宵來方相身，起作刑天舞。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1）

第一首前二句用《墨子》天帝殺黑龍的傳說，以及《左傳》「若敖鬼餒」的預言，暗示該族充滿迷信的信仰；末兩句是用梁武帝篤信佛教而亡國的典故，所謂「不愁無廟，只愁無道」，藉以批評土著迷信風俗之盛。〈摩達山下即事〉：「怪石孤鶩將化鶻，癭楓膜拜久成妖」，也可見這種從不同角度呈現土著迷信的風氣。第二首將視角放在Batak族祭司的宗教祭祀活動，整個儀式過程，「異香」、「怪彩」瀰漫，為使祭司的祭儀更為具象化，詩藉《周禮》驅鬼巫師「方相氏」的造型：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動作如刑天舞干戚，來貼近讀者的想像，詭譎神秘。神秘的宗教氣息，如果再結合祭司用來占卜的文字，則完全是一幅遠古的洪荒世界。〈觀摩達古籍〉云：

科斗猶留草昧初，石函深護劫灰餘。誰知七二衡山外，別有青瓊丹籙書。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70）

Batak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書寫系統，是源自蘇門答臘西部或南部的梵文宮廷書寫系統為基礎，所發展而成的音節文字。主要是村落祭司用來占卜、占星和寫符咒的一套符碼，祭司書寫在樹皮上，摺疊起來，上下再用木板相夾如一本書，今該族幾乎已無人能讀寫。<sup>59</sup> 詩人說Batak族的文字造形如中國古代的蝌蚪文，又很像是充滿神祕符號的道教的丹籙符書。〈摩達廢塚行〉描述在荒野

58 今北蘇門答臘 King Simalungun 所展示的long house 則住了十四代，每一代就掛一個牛角，可與林景仁〈酋長草殿〉詩相參照。

59 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島語系——蘇門達臘語支諸民族〉，《原教界》27期，頁80-89。

所見土著酋長的「瓦棺」，<sup>60</sup> 詩人打趣說：「料應不解鮑家詩，只作模糊謁羌語」——化用唐李賀〈秋來〉：「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詩到情真之處，鬼亦能唱的典故。這裡詩人面對的是「蠻夷」諸鬼，他用幽默化解陰風慘淡、蕭條淒涼的氣氛，人鬼殊途，文化各異，蠻鬼應不懂漢語，所以詩意點到即可，毋需詳述。

熱帶南洋原始野蠻的景觀，除了以當地土著作呈現外，也表現在對氣候與植物的書寫上。〈恆心園寄呈迂叟先生〉兩首，從實際的生活體驗描寫他的感受：

地暖斷秋色，瘴深生晚寒。夢神工作祟，瘡鬼漫相干。椰汁延人壽，荷花伴歲闌。炎方多服食，久病若為寬。（其一）

積潦漶漶是，遙嵐歷歷嘉。蚺蛇蟠怪石，飛蠹射金沙。白布收松乳，紅纏映葛花。幾人誇博物，我欲叩張華。（其二）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66）

「恆心園」是林景仁岳父張耀軒的別業。其一針對暑熱瘴氣，描寫身體昏昏夢夢的不適感。用「夢神」、「瘡鬼」來形容，似乎有意將這種不適指向超自然的神魔惡鬼，或者是巫師有目的的干擾。類似的感受在〈巴達維亞城即事〉（四首之一）中化為「夢迷」與「頭痛」<sup>61</sup>——具體的煩躁困倦與身體的疼痛感。不過詩人並沒有因此被擊垮，他找出瘴癘之鄉的生活對策——椰汁與荷花——椰汁消暑，賞荷清心，想在蠻地長住久安，兩者不可或缺。其二寫雨後的光景，「積潦」與「遙嵐」，一近一遠，讓雨後的舒爽，顯得遙不可及。毒蟲充斥、割膠收乳與當地土著女人，構成炎荒特有的景觀。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首詩化用李賀〈南山田中行〉：「塘水漶漶蟲噴噴」、〈黃家洞〉：「彩巾纏蹻幅半斜，溪頭簇隊映葛花。……竹蛇飛蠹射金沙」的詩句。黃家洞

60 〈摩達廢塚行〉：「瓦棺飛青燐，四散秋如雨」，詩中的瓦棺其實是石棺（sarcophagus）（《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7）。

61 〈巴達維亞城即事〉（四首之一）：「暑盛秋潮沸，瘴澄夕照殷，夢迷鸚母地，頭痛罽賓山。」《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82。

人是「西原蠻」中姓黃氏的一支，居住在今廣西左右江一帶。詩人化用中國黃家洞人的事蹟，再次拉近讀者對南洋土著的具體想像。

熱帶雨林是野生植物的天堂，也是水果的王國。詩人不是探險家，他所描述的摩達山植物，選擇與生活接近、最富盛名的植物：爪哇茶、咖啡、金雞納霜、椰子、紅毛丹加以書寫。〈摩達山植物四首〉：

大瓢例牛飲，清味遜龍陂。絕域君方盛，神州種已衰。（爪哇茶）  
 醇醇香盈把，纍纍子滿枝。炎荒少紅豆，贈此替相思。（加非）  
 有生必有克，癘鄉治瘧樹。勝呼石虔名，如誦杜陵句。（金雞納霜）  
 故事傳林邑，千金買舊仇。至今留飲器，猶似越王頭。（椰）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3）

茶飲是中國文化中十分精緻細膩的一部分，林景仁將爪哇茶與中國傳統的「功夫茶」相較，不論是品茗方式或是茶湯的滋味，「爪哇茶」自是遜色許多。然而看到「蠻種」之盛，卻也令人反思中國國勢與文化之積弱與式微。〈加非〉，是我們熟知的咖啡，詩人沒有耽溺在香氣濃郁貌的感官享受上，反而把咖啡樹紅色成熟的果實轉喻為中國的相思紅豆，寄託他在蒼莽炎荒的情思。

〈金雞納霜〉，即奎寧（Quinine），南洋的特產，是防治熱病的特效藥。林景仁以幽默的口吻嘲笑古人迷信「文字」治瘧去疾的力量，不如金雞納霜治瘧的實際療效。〈椰〉，則是結合嵇含《南方草木狀》所載——林邑王與越王發生恩怨，越王頭顱被砍，懸於樹下化為椰子的傳說<sup>62</sup>——挺拔的椰幹似越王的身軀，華蓋般的椰葉如越王的頭髮，椰葉下結實纍串的「椰」果，是越王頭顱的化身，將椰子樹幻化成野蠻與血腥的圖像。

熱帶水果中，山竹是王后，紅毛丹是王妃。<sup>63</sup>許南英在南洋時有〈芒核〉詩，推山竹為南洋果品之冠，林景仁則「相中」外形毛茸茸的紅毛丹，賦予瑰

62 （晉）嵇含撰，《南方草木狀》（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

63 王潤華，〈南洋水果王后王妃——山竹與紅毛丹〉，《榴槤滋味》（台北：二魚文化出版公司，2003.07）。

麗的奇思異想。〈紅毛丹〉全詩以三十四韻（《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75），340字的長詩，優美的文詞，句句典實，鋪陳這充滿南洋色彩的美好水果。全詩分三個部分，從紅毛丹的外型、果實特徵，生長的環境與氣候開始描繪，「朱萇」的紅毛丹一支獨秀，汁多如瓊漿玉液，是上古炎帝遺留下來的仙果。其次，紅毛丹外型其貌不揚，加上生長在炎荒之鄉，並未能受到人們的青睞。直到有朝一日，人們撥去它毛茸茸的外殼，親嚐鮮甜，開始為之愛戀瘋狂，終於成為此地日常生活不可缺的佳果。詩人說儘管紅毛丹不為中原所重，卻兀自在這南方之地，散發它豔麗的本色與光采。而在此異域享受紅毛丹，就像東坡在嶺南啖荔枝，可以消除思親之苦，忘卻羈旅他鄉的憂愁。詩歌最後總結，在南洋享受如此美好果物，所帶給人的奇思異想：滿枝泛紅的紅毛丹樹，結實累累，如紅豔彩霞，在夕陽餘暉的映襯下，將蠻荒之地幻化如赤城仙境。「朱萇炎帝苗」的紅毛丹，正是詩人自我身影的投射，終有一天他也會像這紅豔豔的仙果，在蠻荒大放異彩，名滿天下。

投身炎荒，林景仁不只是個走馬看花的旁觀者，他走入當地生活，體驗南洋如桃花源般的自然美景。對林景仁而言，他一方面刻畫這個蠻荒地帶之「殊異」——氣候之異，植物之奇，未受文明汙染的摩達山，Batak族自然原始的生活居處，以及充滿神祕想像的宗教與文字；另一方面也呈現其中之「同」，這個「同」是從地理歷史的線索去溯源，指出這個「南蠻」是中國的地脈之餘，中國西南民族的苗裔；透過文學典籍中神話傳說，將這陌生、不為人知的異域呈現給世人。

## 六、冒險射利的競技場

蘇門答臘島的梵文古名為 Swarnadwipa（金島）或 Swarnabhumi（黃金之地），中國古代文獻稱之為「金洲」，馬來語為Pulau Emas，意思是「金島」，因為該島山區蘊藏金礦，豐饒的資源自古即吸引不少探險家遠來尋金。林景仁在《天池草》序文開首即揭開了「南洋」真實的面紗：「南溟，利藪也」（《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13），是各路殖民、移民、商賈行旅的探險之域、逐利之所，充滿各種異想天開的致富活動。來南洋發展的人

中，有許多是冒險躁進，富貴險中求的投機者，當然也不乏白手起家，經商致富的傳奇：如新加坡林推遷是碼頭工人出身，後來做大礦主；檳榔嶼的戴欣然本是藥材店徒弟，後擁資數千萬。像林景仁妻子的伯父張鴻南，原本是園林苦工出身，與弟弟張耀軒一齊打拼，不下十數年變成「棉蘭王」。<sup>64</sup> 熙來攘往的南洋，在無限可能中，千萬財產一夕之間化為夢幻泡影，也是常有之事。總之，南洋是個充斥賭徒與暴發戶的世界，來到這裡的人，多不願意按部就班，只想碰運氣、發橫財，孤注一擲，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林景仁〈雜感七首追詠星洲土俗〉（《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2）、〈治生卮言四首寄倫敦銘三弟〉（《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39），兩組詩以一正一反的方式，揭開南洋這如火如荼、見利忘義的「利藪」真面目。

〈治生卮言四首寄倫敦銘三弟〉，是林景仁寫南洋經商經驗談。前兩首論「衣食與文章」可否得兼的問題。「嘔心無富兒，食肉寡雅骨」，有「文」者必然與財富絕緣，有錢者一定充滿市儈氣，這是一般俗見。文人以清高自詡，以安貧樂道自勉，對「財富」產生一種對抗與敵視；「哀哉頭巾氣」，究其因乃現實世界的窮處無奈，致使文人僻處窮鄉，孤獨自閉，使清貧成為一種想像世界的高蹈，成為現實世界挫敗的自慰良方。所以，他崇拜陶朱公范蠡這類的商人，文韜與武略皆備，「衣食與文章」得兼，這才是人生的勝利組。後兩首談經商致富之道。詩人搬出的「寶典」，不是甚麼《商經》、《利經》類的教戰守則，而是他在南洋商場多年的經驗之談：勤儉與善觀。勤儉雖是節流，但累石可以填海，滴水可以穿石，萬萬不可小覷；而善觀是體察時變，切忌一窩蜂，留意商場的爾虞我詐。詩人也指出海外華人打拼的困境：在殖民統治下的南洋，中國的積弱與戰火不斷，根本無法保護此地僑民，「辛苦僑民血，激昂志士淚。神州霸氣衰，不見崙崑使。魚肉供刀俎，已矣何所庇」，南洋僑民的拓墾成了斑斑血淚史。

〈雜感七首追詠星洲土俗〉組詩第一首，寫離鄉背井到南洋打拼的「淘金客」，心存僥倖，捨本趨末，不願意踏實經營，只想碰碰運氣。嗜利投機之

64 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中國上海：中華書局，1924.10），頁96。

客，如一頭猛獸，伺機躍起，以求最短時間累積最大的財富，結果常是：「朝擁石苞財，夕成黔婁。吳市學吹簫，乞食歸故土。」一夕之間錢財化為烏有，導致窮途潦倒的下場。第二首描寫有才華者無人能識，許多華人子弟，身無長技，卻嗜賭成性，敗光家業：「車馬滿夷門，來者豈公子。只見牧豬奴，太息屠龍技」，令人痛心疾首！第三首聚焦在賭徒豪賭的行徑上：

博筮本惡業，柏發用之富。更有陳日照，王冕一擲購。所以夸比子，蟻聚復虱鬥。廣王憤擊盆，袁耽狂攘袖。覆局固溺志，起家亦遺臭。不見吳元濟，暴師不可救。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3）

全詩利用繁密的典故，諷刺賭徒們將賭博視為興家立業的致富之道。「夸比子」是賭場中的比大小，傳統典型的賭博文化；「蟻聚復虱鬥」說明了此種風氣的盛行與盲目。這裡羅列了四個典故：陳日照成為安南王的傳奇、王冕的放達不羈、朱溫長兄投瓊擊盆的狂舉，以及袁耽倜儻不羈的典故，都是為了形容賭徒虛妄、誇張、執迷、瘋狂的行徑。他批評時人空有王粲的聰慧，卻錯用聰明才智，藉賭博成名發跡，實在不可取，最後以吳元濟擁兵割據，暴起暴落的典故，警惕世人：賭徒的下場就是這樣淒慘！因賭致富，扭曲的價值觀，也塑造了奢華炫富的南洋暴發戶。林景仁第六首描述當地華人豪奢闊綽的社會現象：

富室多鶉結，妄人好鷓冠。服飾既顛倒，儔能辨外觀。每誦貧富史，廢卷輒三嘆。王戎鑽李核，韓嫣彈金丸。侈極有獸炭，矯者尚蚌盤。不必太豪縱，未免過寒酸。奢儉能中禮，斯道古所難。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4）

此詩諷刺一般人以外表穿著論斷一個人的貧富與地位，令人不齒。歷史上王戎嗜利，親鑽李核，可說是為富不仁；韓嫣多金，以金丸彈射，更是十足炫富。競奢的方式千奇百種，罄竹難書，但過猶不及，要之以合「禮」為宜。所以，

第七首以傳統鄉飲酒禮的敬老古禮，<sup>65</sup>與蘇秦多金其嫂前倨後恭之典故，作為有禮／無禮、古／今之對照，並凸顯這個「利藪」中諂媚者的嘴臉：金錢的世界，眾生營營苟苟，有錢有勢的富貴人家頤指氣使，地位卑微的窮酸之士唯唯諾諾。詩末還引朱浚見賈似道之媚骨，劉孝標的〈廣絕交論〉，諷刺現實社會以利相交的醜態。

林景仁這一組詩所講的雖是新加坡華人的風氣，其實若對照Queeny的回憶錄，也可印證當時南洋地區華人社會的普遍現象。Queeny回憶錄就指出，當時棉蘭社會菁英流行玩一種「八面」的賭戲，許多年輕人耽溺於此而不能自拔。而她伯父的孩子們生活常揮霍無度，成天飲酒狂歡，家眷在生活用度上經常互別苗頭，坐哈德森和凱迪拉克等重量級的新車款，上棉蘭市區招搖。<sup>66</sup>這些都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對當時奢靡之風有更清晰、具體的印象。

一個好賭拜金、不需禮儀與文化的社會，在金錢權利的誘惑下，往往捨棄個人尊嚴，遠離道德良心。第四首，詩人用反諷的口吻，發出讀書無用之忿怨：

療饑難煮字，傅子嘆棄觚。虐哉韓符語，馬牛而襟裾。床頭壯士金，久勝惠施車。貴臣蹲鴟賦，宰相弄獐書。中原尚如此，何況木客居。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4）

詩開首直接提出筆墨文章無法謀生的論說。接著引歷史上傅介子棄筆之嘆，以及韓愈〈符讀書城南〉戒子詩的典故，批評世人不識禮儀、不明道理，以榮華富貴誘導教育下一代，宛如披著衣服的野獸。但這個現實的金錢世界，不學無術者，勝過學富五車的人。這是文明叢林必備的謀生準則，另一種「木客」之鄉，也是南洋華人世界生活百態。除此之外，最可恨的是華人的數典忘祖，忘卻自己的禮樂衣冠、文明華胄，竟然與「羌胡夷狄」聯合起來欺負自己人：

65 〈雜感七首追詠星洲土俗〉：「古者鄉飲酒，尊卑聞敘齒。今日據上坐，多金蘇季子。……虞翻棄海隅，青蠅是知己。茫茫燕趙間，可有悲歌士。」（《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5）。

66 Queen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p.159.

人種不追回，仲容失其所。一任衣冠族，降與羌胡侶。祖宗鄙田舍，故國忘禾黍。愚公知買賣，孫皓工爾汝。城頭罵漢人，盡作胡兒語。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4-45）

「城頭罵漢人，盡作胡兒語」，化用司空圖〈河湟有感〉：「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之典，痛陳同是華人，沒有團結合作，反而利用殖民者的語言辱罵自己的同胞，扼殺民族的自尊。事實上，據當時最早進入新加坡管理階層的華人林文慶（1869-1957），他曾在《海峽人雜誌》發表評論云：在新加坡，語言與謀生經濟有密切關係，懂英文比懂得華文更有經濟價值。<sup>67</sup>了解此一背景，或許較能體會林景仁詩所描述，華人用殖民者的語言辱罵同胞的忿怒。

南洋是利藪，同時也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地，〈示泗水舊侶〉云：<sup>68</sup>

極西稱巴黎，炎荒得泗水。雲曼復星繁，喧闐九州市。車水馬龍間，脂夜入妖靡。斷腸亡國音，落魄誰家子。揮手萬金輕，奇樂信忘死。顏哉陳元龍，豪氣呼不起。回首舊歡場，百無聊賴耳。且學冷眼人，靜觀慕羶蟻。

泗水是爪哇島東部，印尼第二大城市，據《南洋實地調查錄》描述，當時的泗水街道上有電影院、市場、酒家，商店六百餘家，妓女也特別多，每至夕陽西下黃昏時刻，「電光燭火，晶熒如畫，車水馬龍，活氣洋溢。」<sup>69</sup>特別是歐洲人開設的商店，燈火裝飾更是輝煌。熱帶喧囂的泗水，可媲美花都巴黎，燦爛沸騰的城市，繁華絢麗的街景，迷離閃爍的路燈，虛幻曼媛，讓人的肉體耽溺在柔媚妖靡的聲色的世界。高溫濕熱的南洋，讓人慵懶昏沉，倦怠無力，意志力崩解，精神徹底頹廢。詩人雖說自己是冷眼旁觀這個頹靡、沉淪的熱帶城市，但「回首舊歡場」一語，還是提醒了讀者，他也曾是此中人的經歷。據

67 生平參見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頁48-149。

68 林景仁撰，《東寧草》，高志彬編，《林小眉三草》，頁258。

69 林有壬，「第四編 爪哇馬渡拉並其附屬管區」，《南洋實地調查錄》，頁71。

Queeny回憶錄所載，林景仁在新加坡時，曾迷戀一位年輕的歌妓，所以《天池草》中的〈有贈〉、〈新翻子夜歌〉、〈贈歌者〉等，幾首描寫男女情愛的曖昧詩作，或許可為〈示泗水舊侶〉作一註解。

## 七、一段逝去的輝煌歷史

根據《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所錄，有關印尼的資料主要分載於：「爪哇部」、「三佛齊部」、「婆利」、「室利佛逝部」，是個「田膏腴，地平行，穀米富饒，倍於他國」的地方。中國商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東南亞尋求「異物絕產」，早在先秦兩漢時期，便已展開。<sup>70</sup>又據「安南部」的記載，漢順帝時，印尼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五世紀左右，中國／印尼／印度的海上貿易已經開展；《宋史·四八九·三佛齊傳》載室利佛逝（Sriwijaya）於端拱元年（988）遣使蒲押陀黎貢方物；蘇門答臘在元代時稱為「須文達那國」，至元九年（1282），須文達那國遣使貢方物；明洪武元年（1367），蘇門答臘國王奉獻金葉表文，貢馬匹和方物。明朝時期的鄭和，更有率領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舟帆遍及亞洲、非洲等數十國，是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往來最輝煌的一頁。當時東南亞諸國紛紛進貢臣服，而鄭和傳說、遺跡的神話、鄭和廟宇對東南亞有著深遠的影響。<sup>71</sup>林景仁〈咏古〉之一，即憑弔中國與印尼這段輝煌的歷史：

炎雲曾護漢旌旗，介子威名尚月氏。金葉舊傳修貢表，丹書長炳紀功碑。一從赤縣紛多故，坐見珠崖棄莫追。搗穴犁庭成太息，東南霸氣已斜暉。  
（《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51）

詩開首指出，從漢代起此地即是中國的藩屬，接著以劉家港（江蘇太倉）天妃宮丹書刻碑所載，鄭和率兵協助蘇門答臘平亂，番王遣使持金葉朝貢的事蹟，

70 參見黃南津、周潔編著，《東南亞古國資料校勘及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2），頁231、284、398。

71 參見孔遠志、鄭一鈞編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9），曾玲主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中國安徽：黃山書社，2008.06）。

見證這段榮光，其後中國內亂，終於坐視這南方藩屬之國棄離。如今，中國國運更加衰落，昔日東南亞稱臣之盛況不再。〈咏古〉之三，再度將輝煌歷史聚焦在唐代國力之強盛，當時四方來朝稱臣：

唐時已叩玉門關，跡遍婆羅萬里山。一代遺鐘秋草沒，千年古幣土花斑。  
虬髯肯作扶餘主，胡婦能憐屬國鯨。佈地黃金誇樂土，謫仙何必夜郎還。

詩中記錄著亞齊王朝的古鐘、出土古幣、華人娶當地土著婦女三件事，凸顯昔日藩屬之國與中國的關係久遠而密切。亞齊古鐘是明朝時期所贈之物，1524年亞齊敗八昔（Parsei），掠該鐘為戰利品，古鐘尚在，但王朝塵土長埋。<sup>72</sup>至於華人到南洋拓墾移民，娶當地婦女，落地生根，在南洋建造新樂園，彼時彼事，已成歷史，徒留追憶。這種歷史的感嘆，在〈金剛石為內子賦〉一詩也得到呼應：「一自鄭璫東逝日，中原無復獻南琛」（《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23）。這首詩表面上寫鑽石，但光芒閃耀的鑽石背後，也燦爛著一段南洋諸藩進貢天朝的歷史，即鄭和以後，天朝不再有進貢之事，藩屬之地淪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印尼富饒的自然資源，加上土壤肥沃，物產豐富，在貿易、航海、交通條件的交匯下，16世紀以來一直是歐洲帝國主義，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英等，熱辣的競爭區域。殖民者的紛逐競掠，讓印尼的政經舞台變得擁擠且複雜，〈過麻六甲海峽〉，正是覽古之餘，復感嘆這塊土地被殖民掠奪的命運：

鸞帆出峽口，狂潮陡颯吼。白鳥背雲飛，青山挾舟走。天塹憑古今，函谷一丸守。紅夷反主客，南州扼其紐。蟠踞雄百年，劫灰冷已久。訪古淚沈瀾，悲吟起秦岳。落霞捲秋濤，如碎珊瑚藪。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65）

72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頁86。

麻六甲海峽位於印尼蘇門答臘與馬來西亞半島之間，西北端接泰國，匯入印度洋的安達曼海，東南端入新加坡連接南中國海，地處歐、亞、非和大洋洲航道的十字路口，是控制東南亞的咽喉。太平洋西岸的國家，如中國、日本、朝鮮等要往南亞、西亞、非洲去，麻六甲海峽是必經之地。作為國際重要水道及軍事要塞，麻六甲海峽註定是個「多事」之地，它的歷史是一部你爭我奪的殖民史。詩前四句描寫港口風景之氣勢雄闊，白鳥青山，波濤狂潮，一艘艘即將出港的船帆，說明了此地的繁榮與重要性。然而歐洲殖民者反客為主，扼制這個南亞的交通樞紐，狂濤駭浪既是吶喊也是悲鳴，在落日斜暉的映照下，整座城市如碎裂的玉樹珊瑚，閃爍著不成片段的風華與歷史。

這塊土地的災難，還可從戰爭與經濟壓榨的角度觀察之。其中〈咏古〉之二、〈摩達山〉其三、〈巴達維亞城即事〉（其二、其三）可為代表。〈咏古〉之二，將焦點放在亞齊這個古國的命運：

強鄰壁馬市虛恩，龍尾伏辰祀不存。李煜投戈難守險，劉鋹執挺竟稱藩。  
象軍遠渡阿尼里，牛火宵燔克拉屯。上下大神徒供養，至今鬼怨竹王魂。<sup>73</sup>

詩作中「阿尼里」，「克拉屯」，詩人已註明是：「亞齊海峽」、「亞齊城」。亞齊（Aceh），位於蘇門達臘西北部，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門戶。於西元804年時建立第一個回教王朝——波臘王朝（Perlek）。亞齊王國的勢力在17世紀初達到巔峰，不但統治蘇門答臘，也控制麻六甲海峽和馬來半島部分地區。17世紀四〇年代開始，亞齊王朝開始中衰，葡萄牙、英國和荷蘭都對這塊資源豐富的土地虎視眈眈。蘇伊士運河開通後，麻六甲海峽成為重要的國際航道，亞齊的戰略地位跟著提升。荷蘭人從1873年起開始征服亞齊，亞齊不甘示弱，與之展開長期抗荷之戰，直到1913年攻佔亞齊，才結束亞齊王朝的統治。戰爭在起義、鎮壓和談判之間延續四十年之久，也讓荷人吃足苦頭。<sup>74</sup>

73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頁80。

74 參見李美賢，《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三民書局，2005.06）；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05）。

了解這段歷史背景，方能貼近此詩所要呈現的內容。首聯寫西方殖民國家的恩威並施政策，頷聯寫當地土著不論投降或抵抗，已逐漸臣服。頸聯以《古蘭經》所載，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亞國王艾卜萊亥（Abrahah），統率一支以大象為前導的軍隊進攻麥加，後象軍遭殲滅之歷史事件，喻亞齊戰火不斷的事實。<sup>75</sup>整首詩強調，亞齊雖自始至終頑強抵抗，最後還是淪為殖民地的命運。經濟壓榨方面，〈摩達山〉其三云：

海國本沃土，此鄉尤上腴。精茗奪龍團，玫瑰勝蛇珠。黃金枉佈地，半踞碧眼胡。首首爾何知，拱手但食租。回頭望中原，天府誇雄區。華實蔽平野，萬倍此一隅。坐令好江山，斷送付狼貙。神明有華胄，待看淪為奴。自弔且未遑，哀人奚其愚。<sup>76</sup>

詩中描寫摩達山物產豐饒，遍地黃金，各種珍奇寶物讓它成為歐洲殖民者的「禁嚮」，然而無知的土著酋長不知其中利害，將寶貴的土地拱手獻給殖民者。考察印尼的殖民史，可知荷人在印尼殖民統治的期間，雖政策前後略有不同，大抵以暴力脅迫的方式與農民訂約，用「強迫種植制度」種植適合歐洲市場需求的農產品。在土地國有的旗號下，農民變成佃農，種植經濟作物，不准農民自行出售收成，只能作為實物稅交給殖民政府。由於殖民者的殘酷掠奪，種植經濟作物耕地不斷擴大，勞役沉重，稅捐繁瑣，農村破產，饑荒嚴重，農民處境悲慘，唯一成就的是殖民母國巨大財富。詩末在感慨之餘，將目光回視反顧，想到當前中國內部分裂的事實，自顧尚且不暇，哪有餘力替這個昔日的藩屬之國擔心？〈巴達維亞城即事〉：

天駟奚須候，災蝗不見欺。三收成奧族，萬頃傍春陂。故里悲兵燬，何人辨土宜。井田中正制，百代想良規。（其二）

窮叟來軍府，徵求到遠荒。輸金憑佛汗，點石乞仙方。海外艱難血，中

75 同註73，頁83。

76 同註73，頁47。

朝飽滿囊。渡江名士鄉，冠蓋日相望。（其三）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82-183）

上列詩歌，其二描寫巴城的土宜地利與豐富物產，進而反思中原故國正陷兵燹，無人能興辦農事，擊劃藍圖，致百事具廢。其三，延續前首對中原的反思，將矛頭對準中國。中國因內戰的需要，將金援伸向海外僑民，僑民熱心捐輸卻被官員中飽私囊，中國的混亂，逼使人才紛紛往他鄉異國發展。

1912-1920年間，林景仁主要的活動範圍在南洋，此時剛好是整個中國最動盪的時期。從晚清開始，庚子國變、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國建立、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甚至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了十多年的北洋軍閥割據時期。林景仁〈聞鄉人數近事感賦〉云：「海水群飛白日昏，瓜分豆剖此乾坤。櫓槍五夜愁兵氣，杜宇三春泣帝魂。」（《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47）一連串的動盪不安，河山殘破，詩人身在南洋卻只能坐視，充滿無力絕望感。〈伽曼耶裔觀摩達土人賽會寄蘊叟〉一詩（《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69），原本只是要表達他對南方「雕鷲窟」蠻族奇風異俗的看法，但詩中「根觸曩春七鯤夢，鮫宮風景正彷彿」，借景物之相彷彿，直啟思緒，詩思直接跳接到台灣，引發另一種滄桑巨變之感。詩人以自我解嘲的方式，無奈地回答：「大秦羞鬥繭絲氈，青城還輸龍縞襪」，中國割讓臺灣，使之成為異族統治之域，伽曼耶裔（印尼）／台灣，兩者異地同命。詩人進一步化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的典故，以金銅仙人影射台灣，金銅仙人是漢時打造，魏明帝時欲強行拆離漢宮運往洛陽，傳說拆離時，金銅仙人潸然淚下，見證了家國之痛和與身世之悲。「赤眉昔日陷長安，古聖園陵悲發掘。蘭亭真本出人間，回首東南王氣竭。」對詩人而言，「東南」不只是一個地理區域，也是一種政治象徵，中國歷史上百分之八十的開國皇帝，出身於此區域。「東南」與西北的長安遙遙相望，整個中國都因陷入戰爭而式微凋零，詩人所引以自豪的蘭亭風雅、輝煌的「文化」中國，如今僅剩斑駁史跡供人憑弔。

## 八、天南遺民的角落

從離開故鄉的那一刻起，詩人走出熟悉的漢文化圈，進入陌生的異域，展開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活。天南一角的南洋，如置身世界的邊緣，林景仁的南洋的生活是寂寞的。雖然岳父張耀軒是華人領袖，交遊往來盡是華商大賈，穿梭在華麗的盛宴中，歡樂喧騰的氣氛，雖可暫時擺脫身處異域的不安，但畢竟是異國文化的生活圈。語言的使用，有時可以作為認同的表態，但對林景仁而言，他說：「土語至易學，了無意義。」<sup>77</sup> 他另有詩云：「我南作寓公，能辨鮮卑語」，<sup>78</sup> 所以，他是聽得懂當地土著的話，但不屑學習。〈外舅邸中宴集即席有作〉（《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57）中所描述的歌舞昇平，釵光鬢影，〈十九疊恒心園夜宴呈外舅耀軒先生〉：「宴會衣冠金谷集」（《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51），比起鼓浪嶼菽莊的詩酒風流，豪門盛宴總缺少了些文化氣息，多了點落寞與寂寥。

林景仁自號「蟬窟主人」，蟬即「衣魚」，俗稱的「蠹魚」，喜歡讀書，張福英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林景仁這種「scholars」的氣質，他最大的樂趣是看書、作詩。她說在父親張耀軒就職三十周年的慶典舞會中，自己的丈夫不愛跳舞，所以在這樣熱鬧的場合，只好先行離去。<sup>79</sup> 〈牆角牡丹歌〉一詩，藉花自憐，頗能代表詩人置身炎荒的心境。詩前有序云：「余感夫才士湛冥，美人遲暮，因搆火自炙，效瓜牛廬之呻吟以慰之。」（《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62）姑且不論這牆角「異卉」，是不是真的牡丹，重點在花卉的身影，讓他聯想到自己的處境。全詩以擬人的方式，展開人／花對話——牡丹，本是國色天香，是花中之王，理應生養宮廷，備受呵寵，今卻淪落凡塵，墜生南荒。雖然如此，這氣質非凡之花，仍幽不自棄，豔冠蠻荒。帶出詩人內心真正想要表達的心意：「蕙蘭」香草在中原尚且不受重視，何況置身這蠻荒之地。然而，不論是眼前這豔冠群芳的「佳人」，或者才華橫溢的詩人（如我），勢必都會遭遇摧折踐踏、丟棄路旁的命運。為擺脫這種糟蹋與磨難，詩

77 〈巴達維亞城即事〉詩下注，《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83。

78 林景仁，〈登赤嵌城示履信弟〉，收於《東寧詩集》，台大圖書館藏。

79 Queen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p.139。

人能想到的解脫之法就是——歸去來兮，不如和我一起回到廈門菽莊的懷抱。

林景仁家鄉廈門鼓浪嶼的菽莊花園，是父親林爾嘉所匠心營造的壺天勝地，菽莊主人透過傳統節慶的安排，從春節開始、元宵（上元）、上巳節（三月三）、花朝節（百花仙子節）、清明、端午、天貺節（六月六）、七夕（乞巧）、中秋節、重陽節、除夕、消寒會、消夏會等，周而復始的歡樂飲宴，一年到頭配合詩會，展開歡慶的日子。<sup>80</sup>如今遠離故鄉，每逢佳節倍思親，華人移民慶祝著原鄉的節日，讓他感受特別深刻。寫於「己未」年（1919）〈棉洲古元夕〉三首云：

銜柴何日竟昇天，古節傳柑一惘然。瘴月蠻雲三萬里，故山盼斷廣陵仙。  
銅鼓河山舊夢闌，炎洲歌吹不成歡。可憐一片西都火，付與遺民掩淚看。  
法曲新翻記未全，上陽宮殿久如煙。舉頭試問天邊月，識否長安舊少年。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05）

第一首描寫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當地華人充滿深奧莫測的元宵慶祝活動，以及未婚女子擲柑覓良緣的習俗。「傳柑」，原本是中國古時農曆正月十五夜近臣侍飲，貴戚以黃柑相遺贈的習俗，傳到異域卻演變為「丟好柑，嫁好尪」的迷信。<sup>81</sup>「何日」、「惘然」暗示著讓人百思不解的事實；「瘴月蠻雲」，是異域也是阻隔，讓他無法擺脫這庸俗愚昧的南洋，以便返鄉與家人團聚。第二首，也是寫身處棉蘭「奇怪」的元宵夜感受。蠻鄉的異調雜音，勾起詩人內心的煩亂與不快，他的腦海浮現的盡是故鄉元夕的夢影。「西都」，原指長安，代指中國，或可指台灣；中國（或台灣）因戰亂淪陷，只能留下遺民之淚遙遙相望。第三首直接描寫來棉蘭拓墾的華人，移植原鄉的文化記憶，慶祝元宵慶典活動，原鄉記憶的庫存越來越薄弱，讓詩人不禁懷疑：這是傳統中國的元宵夜？或者久居蠻鄉，耳濡目染，自己會不會有一天也「蠻化」，故鄉會認不出

80 余美玲，〈烏衣國：詩社與「遺民」——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探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期（2007.10），頁79-140。

81 「丟好柑，嫁好尪」的習俗，參見陳晶芬，〈馬來西亞華人的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以檳榔嶼華裔族群為主〉（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67-76。

我來？全詩三個與「長安」相關的聯想：「故山盼斷廣陵仙」，廣陵仙杜子春三入長安；「一片西都火」的長安；以及身在棉蘭的「長安舊少年」。「長安」，不僅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文化符號，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符號，詩中牽繫著中國、台灣與棉蘭三地，詩人身在棉蘭，心懸中國與台灣。台灣已淪為殖民地，中國烽煙戰火，早已改朝換代，而自己更因經商飄洋「移」民南荒，他是漂流無根的「遺」民，被遺落在天南一隅，孤身以漢文化在蠻荒絕域作無力的抵抗。

「詩」，在林景仁的生命中，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此世詩為命，人間客是家」，<sup>82</sup>以抒情方式表述自己天生就是個詩人，宣誓了「詩」是他的最愛。〈初度日書一百二十字解嘲〉：「才頑入世寧須判，癡黠隨人不用分。莫笑佳徵渺無著，早從七字策奇勳」（《天池草》，頁123），立志要在詩歌的國度建功立業。林景仁在故鄉鼓浪嶼的菽莊就常參與「菽莊鐘社」，優雅的文化藝術氣息，圍繞著一群風雅詩友，參與詩會活動，樂此不疲，《摩達山漫草》、《天池草》，多半是由這些師（詩）友寫序題詞。因此，在蠻山犴水的瘴癘之鄉，詩是精神的調劑，也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超越，他用詩塑造熟悉的漢文化氛圍，安頓自我的精神空間，讓這個野蠻的化外之地，成為海外文人在南洋的文化樂土。

秉承著父親菽莊詩會的風習與經驗，林景仁在南洋推動詩會不遺餘力。1919年2月的〈憶梅〉徵詩啟事，發起人就是林景仁。<sup>83</sup>不管身在何處，林小眉都樂於參加詩會，詩是生活，無詩不歡，〈南溟寓齋雅集〉：

一春作達愛南朝，鳩箭蛇槍瘴夢消。世外形骸狂士塵，酒間意氣博徒  
泉。少年時節歌金縷，美謚今生擬洞簫。只有騷愁無著處，東風吹落七  
鯤潮。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43）

82 〈連日不作詩內子以晚春遣興題索句書此示之〉，《天池草》，頁134。

83 目前可見以林景仁名義發起的徵詩有兩次：1.1915年12月「菽莊壽菊雅集啟」，作品寄交地址：「棉蘭匯通商店或新架坡玻璃後街福記號」，收件人是林景仁。2.1919年2月的〈憶梅〉徵詩啟事。參見「蟬窟主人徵詩」，《臺灣日日新報》，1919.02.07日，6版。

從詩題看，這很像是在自家舉辦的「文藝沙龍」。據筆者目前手邊資料，林景仁在南洋期間並無組詩社確切的記錄，他的詩會活動大抵還是以自己在南洋的住處所展開的雅集為主，從詩集考察他實際的交流互動，其中成員除了張步青、徐貢覺、許南英、敦本華校的教員外，<sup>84</sup>尚有來往於中國與南洋間經商或旅行的親友，如許贊元、汪受田、<sup>85</sup>龔鼎華、邱心蓉，<sup>86</sup>詩集中署名漱石、蔡鶴田、斐野、受唐，廖嗣蘭、<sup>87</sup>薩幼實、<sup>88</sup>蕭惠長、<sup>89</sup>簡福輝，以及一些當地有才氣詩人。<sup>90</sup>張步青（1885-1963）是張榕軒的長子，<sup>91</sup>曾擔任中華民國駐棉蘭領事，是張福英的堂哥；徐貢覺是棉蘭敦本學校校長，<sup>92</sup>是張榕軒的女婿，兩人都是中國傳統詩文的愛好者。許南英是台灣遺民詩人，菽莊「五鳳」之一，透過林爾嘉的介紹到棉蘭為張耀軒編輯生平事略，從鼓浪嶼的菽莊，一路相伴到棉蘭。這些是林景仁詩所云：「閩煙粵雨滿天涯」，<sup>93</sup>都是來南洋發展的華人。林景仁與諸人詩歌往來，或寫摩達山風光、或述張氏兄弟的摩達山別業、恆心園園林勝景，鄉夢離愁與身世飄零之感，充溢於諸人的詩情中。如〈秋日憶菽莊別業〉（《天池草》，頁168），充滿對過去菽莊生活的緬懷，菽莊重陽節最常有節慶活動便是登高，林景仁身在南洋，則有〈九日偕漱石耕心登摩達山寄台廈諸吟侶〉（《天池草》，頁169）、〈重九贈蘊叟〉等，與詩友登摩達山，以解思鄉之情。萍聚相逢，感時憂國，圍繞著中國混亂的時

84 《天池草》中署名谷文者，可能是羅谷文，日里棉蘭敦本學校教師。

85 汪受田，字藝農（1889-1965），汪春源長子，任《漳州日報》主筆，曾到印尼。見汪一凡，〈前清秀才汪受田的精彩人生（一）、（二）〉（來源：[blog.xmnn.cn/?uid-568320-action-viewspace-itemid-505568](http://blog.xmnn.cn/?uid-568320-action-viewspace-itemid-505568)）。

86 即丘心榮，日本早稻田商科畢業，父丘燮亭，廣州梅縣人，曾任中華商會總理、巴達銀行經理等職。不著撰人，〈丘燮亭先生傳〉，「僑界介紹」，《中國與南洋》1卷9期（1920.03），頁1-5。

87 廖嗣蘭，曾擔任印尼《華鋒報》主編及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88 薩幼實，曾於福州中等商業學堂內附設華僑學校，見「湖海訪國／榕樞近信／華僑學校」，《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02.18，3版。

89 蕭惠長（1876-1949），廣東興寧。見丘鑄昌，《丘逢甲交往錄》（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10），頁284。

90 如〈奉題寶蓋山樵詩集〉、〈贈梅水詩童徐易霖〉，《天池草》，頁131、135。

91 張步青，張榕軒的長子，1915至1929年間出任中華民國駐棉蘭領事、總領事。饒淦中，〈中華民國駐棉蘭總領事張步青先賢傳略〉，饒淦中主編，《樵模垂芬耀千秋——印尼張榕軒先賢逝世一百年週年紀念文集》（中國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頁264-309。

92 徐貢覺（即徐貢閣），廣東蕉嶺人，字鷺青，日里棉蘭華人學校敦本學校校長、國華書局經理，見鄭健吾，《南洋三月記》（中國香港：中華書局，1934），頁185。其妻張淑琴（San-jin），張榕軒之女，見Queene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p56, 126。

93 〈山居行贈公達〉，《天池草》，頁166。

局，人才出走，〈贈巴城簡福輝先生〉發出如此感嘆：

中原麟鳳似君稀，網疎卻怪官家慢。楚才晉用古所惜，識者寧無失人嘆。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79）

簡福輝的祖籍中國南靖，旅居荷屬泗水，精通荷、法、意、英等語，是第一位當選荷蘭國民議會的華人議員，荷屬政府曾授國家最高榮譽獎章。楚材晉用，這不是國家的損失嗎？更何況到南洋發展，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受到上天眷顧，像台灣詩人許南英，乙未內渡後生活一直奔波不定，即便是轉赴南洋，也不是那麼順遂，他在棉蘭的詩歌有許多是與林景仁同遊馬達山（即摩達山）、參與詩會的作品，如〈和林少眉見贈原韻〉詩，<sup>94</sup>連寫八疊韻，透露自己生不逢時的人生際遇與對林景仁的感懷之情。然而最能傳達許南英當時心情與處境的莫過寫於1917年的〈穀日感懷和貢覺〉一詩：<sup>95</sup>

殖民天闢此神區，閩粵鄉音聽忽殊。客館閒情聊戲雀，冷官鄉味不思鱸。金錢若命羞酸子，肝膽論交友市屠。忘卻本來真面目，胭脂粉墨任人塗！

此詩將客寓南洋的艱難處境寫得十分入裏。南洋這個殖民之窟，充滿機偽巧詐的逐利場，讀書人置身此地，只能聽命任人擺佈。1917年許南英痢疾病逝棉蘭，林景仁出面與友人在棉蘭郊外買墓地安葬，<sup>96</sup>林景仁的〈次韻和檳城恢復〉之二：<sup>97</sup>

遺老相依此寄廬，天涯同讀未燒書。飄零詩卷才人死，寂寞桃花弔六如。  
（《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42）

94 許南英，《窺園留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09），頁172。

95 同註94，頁188。

96 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窺園留草》，頁246。

97 《天池草》，頁142。

詩末特別註明是寫許南英，他倆在南洋是相依為命的「遺老」。風雨故人，當時懷抱文化命脈，同往海嶠炎荒之地，如今故人已矣，不勝唏噓。詩中「未燒書」或化用明末清初陳恭尹〈讀秦紀〉：「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之典，暗示儘管改朝換代，歷經劫灰，流落南洋的文人們對漢文化，有著歲寒後凋的堅持。徐貢覺（貢閣）也是林景仁在蘇門答臘的詩友之一，〈次韻壽徐大貢閣〉云：

編年猶是義熙人，留得南溟劫外身。洛下騷宗知白乙，巴山蛛隱逐黃  
 中。春風萱意欣長茂，豔日蘭心作薄嚔。我願贈君東海棗，不堪清淺感  
 遺民。（《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37）

此詩雖是為徐貢閣祝壽，但詩中所透露的都是身為「遺民」的心情：「義熙人」，看似追慕魏晉風度的情感，也是襲用陶淵明義熙之後，但書甲子不書劉宋年號之典故，表明他遺民的立場；白居易洛陽「履道園」的詩會風流、黃申改朝換代後隱居巴山，則喻自己投身在南荒，過著遺民般之生活與心境；最後一句世變滄桑，直接道出當下「遺民」的感慨。

南洋10年（1914-1923），林景仁並未如原先預期，鵬飛萬里，大展鴻圖。林景仁在南洋投資樹膠事業，籌劃新銀行，因用人不當，加上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整體經濟情勢惡化的影響而重創，棉蘭張氏家族在這一波波的打擊下，也一蹶不起。<sup>98</sup>張福英回憶錄說，林景仁努力想成為一位商業鉅子，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達成。他寫給父親的信云：「隻身萬里依人，每日須笑靨以博人歡」，<sup>99</sup>南洋的事業著實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他1923年〈答瀛社諸子〉，<sup>100</sup>可說總結他南洋十餘年的處境：

瘴海孤帆十載強，數編雜錄紀投荒。時觀奇貨居秦賈，日事醇醪狎渴  
 羌。永樂天威前姓鄭，扶餘人傑舊推張。南歸剩此剗蛟劍，持照寒空夜

98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頁24-28。

99 陳支平主編，「林爾嘉家族信件」，《台灣文獻匯刊》7輯2冊（中國廈門：九州出版社和廈門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2005.01），頁90-92。

100 《東寧草》，《林小眉三草》，頁202。

有銘。（其三）

當初「圖南」的雄心，如今成了「投荒」的紀錄。〈次韻答傲樵〉：「鯤溟空著逍遙賦」（《天池草》，頁170），南溟天池沒有成就「宅真棲聖」之地，新世界是商場的厚黑學，充滿爾虞我詐，紙醉金迷。歷史上或許曾有過鄭和下南洋的輝煌事蹟，也有南洋人傑張耀軒馳騁商場的傳奇，但這一切都已成過去，此刻的自已是不折不扣的失路英雄。南洋生意失敗後，林景仁攜妻子返回中國，爾後又陪父親林爾嘉到瑞士養病（1924-1930），其間多次返台，游走在中國、南洋、台灣、歐洲之間，企圖在變動的大時代中找尋自我的位置。1931年至北平，這個「舊國」王謝燕，<sup>101</sup> 輾轉飛向滿州，擔任滿洲國外交部歐美課長，最後窮愁潦倒，病死異鄉。

## 九、結語

「圖南」的經驗，給林景仁帶來全然不同的視野。置身無所不蠻的「百蠻」之鄉：蠻邦、蠻鄉、蠻荒、蠻天、蠻雲、蠻江、蠻溪、蠻峰、蠻嶠、蠻煙、蠻兒、蠻花、蠻圃、蠻杼……，其實是淳樸而不野蠻、充滿自然原始的土著風情。這裡的「獠狃」之民，是史書上的「師子國」、「夜郎村」，源自中國西南的古族；土著的語言是「蠻語」、「羌語」、「鳥語」，「祛隅語」、「蠻俗鳥鉤輻」，是傳說中的「木客」之鄉。而蠻地充斥著「火雲」、「瘴鬼」、「瘴山」、「瘴川」、「瘴嵐」、「瘴月」、「瘴雨蠻煙」、「瘴母颺母」，氣候風土迥異故國，一個無所不「瘴」的炎荒。面對這南方之蠻的書寫，林景仁在展現它原始、野蠻、神秘的一面時，也為土著淳樸的民風、美麗自然環境而感動，這是當時混亂的中國已不復存在的「桃花源」，彌補了他心中的鄉愁與河山破碎的遺憾。在文明與原始的互動與對話中，摩達山、紅毛丹、牆角牡丹，這個南方奇特的地域與植物，逐漸成了詩人自我身影的化身，透過歷史、典故的聯繫與想像，蠻荒之地逐一被「馴服」。南洋是《莊子》書

101 〈效四憶堂春興八九十一倒疊韻〉：「舊國誰依王謝燕，謫居翻愛李韋臬。」《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46。

中的「南溟天池」，《山海經》的「羽民國」；「炎洲」更是東方朔《十洲記》中地理物產殊異的海外仙境。「不老灣」、「火水山」，則透過「翻譯」的想像，寄寓他對故鄉鼓浪嶼的思念與懷想。除此之外，從另一角度言，詩歌利用大量的歷史、典故的聯繫，也顯現他想藉此重溫中國古代王朝的盛世榮光，以及對中國域外影響力的企圖。南洋曾是中國朝貢者，如今卻是殖民者壓榨下的犧牲品，殖民者對此地的掠奪更加映襯著中國國力的衰落。語源的本義除了是個地點名詞外，也是文化的引申義，有著比喻寄託的象徵，因此，《摩達山漫草》、《天池草》，詩中不斷出現的「漢官儀」、「漢臣衣」、「長安」、「中原」、「漢月」，這曾經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昔日中國藩屬的南蠻之邦，「其源出軒轅」，今日已淪為西方殖民地，「黃種悲今日，神州惜舊藩」。他站在域外邊緣，更看清楚整個中國的局勢：「九州瀕洞煙塵裡」、「絕域驚龍戰，中原感鹿肥。」、「中原風氣正柔靡，新亭流涕人心死。」、「可憐一片西都火，付與遺民掩淚看。」中國早已是個失序的國度。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林景仁詩作中不斷透露、關切南洋地區土著被西方列強殖民的事實，但是林景仁的岳父張耀軒兄弟家族成員，長期在荷蘭殖民者治下擔任「馬腰」、「甲必丹」、「雷珍蘭」等職務，某種程度也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場，當詩人在看待當地土著時，是否有此自覺，作品中並未透露此種訊息。但在面對西方殖民者的挑戰和掠奪時，詩人是無力的；他只能回憶南洋的過去，親歷它的現在，但看不到他的未來。從陌生到熟悉，眼前的「新世界」，從文字的想像之域，化作現實生活的纏鬥，南洋是一個喪失禮樂、衣冠與文化的華人世界，充滿奢華炫富的南洋暴發戶、汲汲營營的南洋客，更多時候是中原離散文人的失意地，它也凸顯了南洋華人習俗、文化記憶的破碎與混亂。

不斷地移動，往往也被理解為一種偏離地方或「喪失地方」的方式。因此，老是處於移動狀態的人，其實是流離失所的（out of place）。林景仁在詩中稱自己是「遺民」，其實蘊藏多層次的情感意涵。台灣割讓，林家舉遷廈門，從小在台灣遺民文化圈成長，<sup>102</sup>情感上他就是台灣遺民；民國肇建，

---

102 余美玲，〈烏衣國·詩社與「遺民」——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探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期，頁79-140。

清朝已然成為「舊國」，「舊國烽煙遲客訊，荒山風雨老吾儕」，<sup>103</sup> 中國陷入烽火，心裡上又成了清朝遺民。隨著南洋事業的開拓，與中原飄泊人士因緣萍聚，同是「天涯」淪落人，一起詩寫過去的繁盛，衰敗的當下與茫然不可知的未來。不斷的移動，理想與夢想卻越飛越遠，他有如遺落在天南海角的棄民。然而詩歌世界是一個被組織起來的系統，一種秩序，一個各得其所的嚴謹體系，它像海德格爾所云，是「語言的家園」。<sup>104</sup> 林景仁以一衣冠華胄置身蠻域，在南洋展開詩會活動，緬懷菽莊生活樂事，詩寫鄉愁與如轉蓬般的心情，詩是林景仁的人生寄託。林景仁自云：「一春作達愛南朝」，清楚宣示著他喜愛、效慕魏晉六朝；而喜愛魏晉六朝，則意味著作詩時追求隸事與用典的繁密。隸事又稱策事，原是南朝文人聚會時的一種娛樂活動，即分門別類列舉與某事物有關的典實，以多者為勝，它所較量的，是一個人的博學程度。用典繁密，是指創作中的「競須新事」，包括用生典、僻典，以及對常見典實的進行改造，概括、濃縮古事古語，或截取原典的隻言片語，使之產生陌生化的效果。<sup>105</sup> 這些特點，在林景仁詩作中，處處可見，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上文中的〈紅毛丹〉，一再顯現出他矜奇炫博、自珍自戀的表情達意的特質。當然，效慕魏晉六朝，更是意味著對人的覺醒的追求——眷戀人生，追求美的體現，以及自我個體的生命意識，這是對生命自由的一種渴求。然而，晉室南渡，開啟偏安東南政權，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所謂「永嘉之亂，衣冠南渡」，「衣冠」代表文明，衣冠南渡是中原文明南遷，是南北文野之區別，以及產生巨大變動的原因。因此，詩人的「圖南」之行，其意義有如晉室南渡，他遠赴南方新地，帶著舊的傳統文化與思想，到南洋天池開疆闢地，開拓屬於自己的「新天池」。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南洋書寫，也成了另一種文化遺民的自我表述。

103 其他如〈移居韻答公愚即以送行〉：「王孫春草不堪論，舊國濤聲入夢喧」，《摩達山漫草》，《林小眉三草》，頁77。〈效四憶堂春興八九十一倒疊韻〉：「舊國誰依王謝燕，謫居翻愛李韋臯」，《天池草》，《林小眉三草》，頁146。

104 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爾）著，彭富春譯，《詩·語言·思》（中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0），頁120。

105 何詩海，〈齊梁文人隸事的文化考察〉，《文學遺產》2005年4期，頁23-34。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61.09)。
- (晉)嵇含撰，《南方草木狀》(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 卞鳳奎，《日據時期台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中國合肥：黃山書社，2006.05)。
- 孔遠志、鄭一鈞編著，《東南亞考察論鄭和》(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9)。
- 王潤華，《榴槤滋味》(台北：二魚文化出版公司，2003.07)。
- 丘鑄昌，《丘逢甲交往錄》(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10)。
- 余美玲選注，《林景仁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2013.11)。
- 李美賢，《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三民書局，2005.06)。
- 杜佑，《通典》(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88.12)
- 沈雷漁，《蘇門答臘一瞥》(中國上海：正中書局，1935)，  
——，《蘇門答臘一瞥》(中國南京：正中書局，1936)。
- 林有壬，《南洋實地調查錄》(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 林景仁撰，高志彬編，《林小眉三草》(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
-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09)。
- 夏菁，《欲望與思考之旅——中國現代作家的南洋與英美遊記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05)。
- 高嘉勵，《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16.01)。
- 高嘉謙、鄭毓瑜主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5.01)。
- 張煜南輯，《海國公餘輯錄》(中國梅州：張洪鈞伉儷影印再版本，2005)。
- 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中國上海：中華書局，1924.10)。
- 許南英，《窺園留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09)。
- 陳支平主編，《台灣文獻匯刊》(中國廈門：九州出版社和廈門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2005.01)。
- 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05)。

- 陸友仁，《研北雜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 曾玲主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中國安徽：黃山書社，2008.06）。
- 黃南津、周潔編著，《東南亞古國資料校勘及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2）。
- 黃蘭翔，《蘇門答臘島上的Batak族與Minangkabau族之民族建築》（台北：中央研究院，1999.08）。
- 楊爾材，《近禱吟草》（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05）
- 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星加坡：南洋報社，1939）。
- 鄭健吾，《南洋三月記》（中國香港：中華書局，1934）。
- 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5.07）。
- 饒淦中主編，《楷模垂芬耀千秋——印尼張榕軒先賢逝世一百年週年紀念文集》（中國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
- 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爾）著，彭富春譯，《詩·語言·思》（中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0）。
- Peter Adey（彼得·艾迪）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MOBILITY》（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9）。
- Queeney Chang, *Memories of a N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1) .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不著撰人，〈丘燮亭先生傳〉，「僑界介紹」，《中國與南洋》1卷9期（1920.03），頁1-5。
- 何詩海，〈齊梁文人 事的文化考察〉，《文學遺產》2005年第4期，頁23-34。
- 余美玲，〈烏衣園·詩社與「遺民」——林爾嘉生平與文學探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期（2007.10），頁79-140。
- 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30期（2006.06），頁113-123。
- 林美清，〈台灣古典文學中的放逐書寫：以林爾嘉父子詩作的「原鄉」意象為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卷2期（2014.10），頁255-293。

- 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島語系——蘇門達臘語支諸民族〉，《原教界》27期（2009.06），頁80-89。
- 張泉，〈板橋林本源家族記事——記高瑞珠、林景仁〉，《傳記文學》645期（2016.02），頁15-31。
- 陳豔云，〈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對東南亞日僑的調查——以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為中心〉，《東南亞研究》2009年4期，頁58-67。
- 楊庭碩，〈釋「漚榔」——對古苗瑤民族生態智慧的再認識〉，《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卷1期（2003.03），頁70-75。
- 趙正平，〈南洋的定義〉，《中國與台灣》1期（1918.03），頁6-8。
- 顏敏，〈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1912-1949）〉，《東南亞研究》2011年1期，頁90-94。

## （二）學位論文

- 沈春燕，〈林景仁及其三草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徐淑賢，〈台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 陳晶芬，〈馬來西亞華人的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以檳榔嶼華裔族群為主〉（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中日移動經驗與夾縫地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 賴侑霞，〈林景仁旅遊文學研究——以《林小眉》三草為中心〉（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12）。

## （三）研討會論文

- 洪致文，〈世紀初台灣漢詩人洪以南之現代文明旅遊足跡〉，「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研討會」論文（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成功大學外國文學系主辦，2010.01.09-10）。

### 三、電子媒體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汪一凡，〈前清秀才汪受田的精彩人生（一）、（二）〉（來源：<http://blog.xmnn.cn/?uid-568320-action-view-space-itemid-505568>，2014.8.31）。

